



毛詩考

863
2



門 863 卷 2



毛詩考卷八

齊國第八

齊大公之後也。史記世家以齊先魯亦同詩之叙。樂記齊者三代之遺

聲也。是齊詩又曰齊音。敬辟喬志。是俗音。夫姜大嶽之後。虞夏而為。侯伯。故齊詩有是古音。

鷄鳴思賢妃也

變風莫先於此。當周夷王時。

哀公荒淫怠慢

此

大師所傳。非後人。臆附會之。

故陳賢妃貞女

古之君夫人也。

夙夜戒警

相成之道焉

陳道即陳古義也。文與女曰鷄鳴相變。

鷄既鳴矣。朝既盈矣。

朝言朝者也。左傳朝至未已。卒章之會亦言會者也。禮朝辨色

始入。此曰既盈。警戒之辭也。

匪鷄則鳴。蒼蠅之聲。

蠅先鷄。驚人。可疑。或云必

是寫。君可。呂興也。既而察之。蒼蠅之聲也。朝者將皆



東方明矣朝既昌矣昌猶殷其盈匪東方則明月出之光賢妃被蒼蠅驚遂不寐以待旦又以月亮為

前後之叙也

蟲飛薨薨甘與子同夢蟲飛飛鳥也大雅如彼飛蟲時亦七獲爾雅薨薨衆也如

會且歸矣朝既

者將退也伯有飲酒朝至無庶予子憎庶予子憎庶臣庶也

美親之之辭也從心所甘則寧無衆庶之憎予子乎或云無庶字倒庶無言庶幾無之也○賢妃始

鷄鳴三章彙纂哀公未有所考此只美古之賢

果有何作用乎彙纂固甲令回護朱註耳

還刺荒也鳴也外作禽荒還也哀公好田獵從禽

獸而無厭厭謂之荒國人化之遂成風俗國人

也大夫習於田獵謂之賢賢即儼也序舉首章閑於

馳逐謂之好焉不知德行道藝之為貴士君子皆

茂兮昌兮並美出獵之氣象也儼兮好兮穢兮並

子之還兮遭我乎扭之間兮先已既入山間並驅從

兩肩兮肩釋文本亦作研案二字通據爾雅幽詩

研是獸之大者不問豕鹿麋與三歲四歲

蓋後世字，雖从玉，仍是榮義也。爾雅：木謂之華，草謂之榮。夏小正：榮莖，榮莖，皆言華也。瓊室亦言美玉如華也。山海經：黃帝取崆峒山之玉，榮注玉華也。舊說以玉瓊為美石，不通。豈泥唯人君玉瑱歟？詩不可泥。半有衣錦聚衣。

俟我於堂乎而，充耳以黃乎而。

張彩去，服飾不同，自素而文，俟處不同，以

漸而尚之以瓊英乎而。爾雅：榮而不實者謂之英，亦華也。離騷：懷琬琰之

近華英，又登崑崙兮食五英，易林：飲食玉瑛，从玉後世字。○著庭堂，素青黃，華榮英，韻語而適當巧哉。

著三章

東方之日刺衰也。

變風刺淫，莫猥褻於是。詩：東門之墀，猶有廉耻之心。漆有桑中，猶有幽遠隱者，曰刺衰者，甚之也。序：文精切，蓋齊俗闊達及其淫放，亦有甚於列國者也。

君臣

失道男女淫奔。

君臣示日月之有寓意也。禽荒成，浴見於還，君臣色荒之傷國，人亦

知不能以禮化也。

犯東門之墀，亦曰不符禮。子曰：有昏聘，禮廢如著而君臣不知飭之，淫亂至此，亦可

以止之。禮化字可玩，不與經履字相涉。

東方之日兮，彼姝者子，在我室兮。

賦也。東方既明，淫女來而在室也。不

畏日月之光明而恣其淫行，衰亂之甚也。人雖甚淫，無忌憚之意焉。此序所示也。豈以東方之日直比齊君乎？時君臣色荒，男女之禮不正，故衰至此。直比

在我室兮，履我即兮。

男即女相讒，夜深而歸，寢女踐其迹而來，則天既且矣。不

知耻已甚，履我以著，非唯是女為輩，猶而是男，蚤已為艾，瑕之意，高句也。○子曰：不踐迹，亦不入於室，是詩踐迹而入於室也。○子曰：不踐迹，亦不入於室，是詩踐迹，或有所相因。

東方之月兮彼姝者子在我闥兮

闥說文門也韓詩

會排闥直入正義宮中小門按小門近是在闥未排扉入也月是既生魄之後也男以昏間行而女踵之復來也若有人兮于我闥簾櫳白兮山吐月是男始驚遽矣夫邪淫不避日月是國如無主宰君子寓意所存焉或日月喻姝子美盛猶神女賦始來如白日少進若明月淺哉

東方之日二章

東方未明刺無節也

節言不夙則莫也

朝廷興

居無節

興晨起也

號令不時

號令言召

挈壺氏不

能掌其職焉

是帶言是緊要句也無是句顛倒衣裳不可知其為何故夫君不夙則莫漏刻之

東方未明顛倒衣裳

君蚤起使挈壺氏報曉故士大

朝故

顛之倒之自公召之

顛倒間又自公促之

東方未晞顛倒裳衣

晞乾也白露未晞匪陽不晞皆

毛傳明之始升亦是意欤

倒之顛之自公令之

折柳樊圃狂夫瞿瞿

比也柳雖不足為樊狂夫猶且

不能辰夜不夙則莫

君之與居全無節故掌晨夜

若常夙則豈至顛倒衣裳乎苟莫則日出三商欠伸假寐亦見旌言外矣夫朝者待挈壺氏告時而

遲速唯其心所欲使挈壺氏告時於朝故夙則朝者皆顛倒衣裳也鄭公歸罪於挈壺氏大誤

歷有節則人皆自戒不至狼狽顛倒焉○柳易植折而柳地則植蓋古實有是樊而詩人詠之也

入漏刻雖有常君任意進退之
是以挈壺氏不能掌其職焉

東方未明三章

南山刺襄公也以下六首皆以襄公敗國終之鳥獸之行淫于其

妹造語激甚與經文相應大夫遇是惡也作詩而去之也字

利古本句末無助字揅之中間變文也○去之於詩大有發明若不去則是詩不可以訓已

南山崔崔雄狐綏綏比也南山比君位雄狐比襄公

大夫棄馬來為是激辭忠也其諫烈目君曰雄狐猶魏之碩鼠直諫去君故也說者不知去之之義殊為孟浪周禮外內

亂鳥獸行則滅之既由是道而嫁魯道有蕩齊子由歸齊魯之

既曰歸止曷又懷止曷又者可

也襄公素與妹淫史記不過甲儒所以諫桓公亦知是姦故也猗嗟序可照考在室之醜尚可翳也播於諸侯已甚其故曰曷又懷天下有道九伐之法無大於滅之國滅則大夫亦滅故烈諫以去

葛屨五兩冠綖雙止此也此貴賤上下各有配耦焉

加琮大夫庶人以履二兩加東脩按諸侯以履二兩當作五兩或是五色欵必有以五為禮而言之也綖

纓之無者○韡非子履雖五采魯道有蕩自王道

必踐之於地案非一履五采也魯道有蕩蕩蕩來

齊子庸止齊子蓋因魯之稱也否則齊詩而謂齊

既曰庸止曷又從止庸猶由也從如載驅

執麻如之何衡從其畝與也一橫一從興父與母焉

東其畝是也說取妻如之何必告父母子曰己歿

從橫頻耕恐誤

廟如楚公子圍告於莊共既曰告止曷又鞠止魯侯
之廟禮曰齊戒以告鬼神既告為己妻襄公何故又為是鞠亡之行乎淫魯
夫人則惡播於諸侯故後二章繫桓公言之非識
桓公也曰鞠曰極皆自其
禽行至醜序所謂惡也

折新如之何匪斧不克興也自豳風點化來唯斧能
能合二姓為取妻如之何匪媒不得魯侯立媒灼

既曰得止曷又極止極是醜惡之名書云威用六
其不改前惡又重其醜也鄭箋非桓公序所不示
其誤斷然大夫去國大事也何逞指摘外人

南山四章

甫田大夫刺襄公也諫求大功諸侯無禮義而求

大功大功釋不脩其德而求諸侯遠人不服脩文

也諸本志大心勞鄭語齊莊僖於是乎小伯襄

所以求者非其道也不求以其道

無田甫田維莠騫騫興也求大獲於分無思遠人勞

心忉忉不能通而圖遠者勞而無功矣

無田甫田維莠稂稂稂驚之架猶騫並有強梁無思

遠人勞心忉忉檜詩中心忉忉傳傷也左傳知武

婉兮孌兮總角卣兮肉則未冠者拂髦總角總裂繒

未幾見兮突而弁兮比也未幾見言再會回頭

故曰未幾而見童子有日長之道馴致其道至如
冠也以此比以其道求之則有益於得焉有禮義則
大功可得脩其德則諸侯可得是似迂却捷故曰
未幾突弁○或云此童子而假成人之容者也或
云只是賦襄公之童心
妄行也並未優舊說

甫田三章

盧令刺荒也

子貢傳襄公好田大夫風之

襄公好

田獵畢弋

齊語襄公田將畢弋不聽國政

而不脩民事

左傳后

民事而淫于原獸又晉悼公脩民事曰以時古文不期符合如是

百姓苦之

之苦樂反

詩中起

故陳古以風焉

盧令其人美且仁

耳聞其環聲而欣欣然喜也疏引孟子今王田獵於此鼓吹詩

意於詩發洋洋之音毛公亦似據孟子盧黑大疏云環在頷下○脩民事田以時故百姓樂之

盧重環

目逆而望之愛其人而譽

其人美且鬢

懷其

尊其客鬢髮好自小雅卷髮如蠶言髮未曲上也○左傳若見君面是得艾也而掩而以絕民望

盧重鉤

疏云一大環貫二小環

其人美且佗

朱注佗多鬢良得

子思下後世作鬢顯○仁憂之君民仰之如父母上下道阻不得拜塵然每飯無不感戴其德及聞其出狩老幼婦子相携以俟于巷如嬰兒之慕慈母見君之面和適皆喜曰吾君庶幾無疾病欬嚔以能田獵也盧令之再詠其頽狀須以是觀感之短章有何限焉永○白公之亂楚人不許葉公之胃而掩面仁君之面民爭而瞻望之不亦宜乎然廢序則還乎叔子田乎妄呼為淫詩亦可也耳

盧令三章

敝笱刺文姜也

齊女也故不稱魯上曰刺文姜下曰惡魯桓公其辭嚴若主惡桓公則篇次當在齊人自此三篇皆稱齊

戴驅之後

齊人

齊魯相錯故也

惡魯桓公微

弱

桓公曰惡莊公曰傷脩辭不苟且敝笱之比所以惡也朱子云桓當作莊大失序意子貢傳亦

不能防閑文姜

公不能制倚嗟則加以禮二

字序文

使至淫亂為二國患焉

文姜淫亂言會于

通焉禽行既久故曰曷又懷止曰人以

敝笱在梁其魚魴鰈

此也敝笱此桓公魴鰈二魚以

公惡異國之君故其辭激疏云孔叢子衛人釣得

性獨

齊子歸止其從如雲

與齊子由歸同其嫁時

敝笱在梁其魚魴鰈

詩人所以此焉魴美魚詩人多

齊子歸止其從如雨

如雲時言其盛如雨殆昏

敝笱在梁其魚唯唯

獨行旅行悠然自恣也

止其從如水

有大決所犯傷人實多之勢是詩刺

而刺文姜也微是謂齊志是詩之作蓋在齊人殺

敝笱三章

載驅齊人刺襄公也

是詩嫌獨刺齊子而魯人作

句故無齊人序首句表國者四牆有

無禮義故

諸

朝會宜從禮節而

盛其車服

盛車服故曰無故

車之疾驅於通道大都疾驅起發詩中意也通道言魯道也大都言汶水也

與文姜淫齊子遊敖播其惡於萬民焉惡醜惡也南山所謂

過是惡之思播左傳播於諸侯之播萬民因行人彭彭儼儼而成辭也序無萬民字唯是一出

載驅薄薄簟茀朱鞞薄薄疾驅聲寫襄公之森心如勢簟茀以竹為方文席蔽車後戶亦出采芭韓奕

非婦人車也皮去毛曰鞞朱漆以飾車○疏云用竹為席其曾道有蕩齊子發夕發夕言以夜發出

四驪濟濟缶轡漚漚來也濟漚皆從水蓋取其盈而

進所謂車如流水馬如遊龍之形容魯道有蕩齊子豈弟豈弟喜色

得也言其鼻間詡詡恬不作人發夕始就道也豈弟途中得意也

汶水湯湯行人彭彭汶水在齊南魯北襄公自北文

或疑春秋無會汶之事是復何疑魯道有蕩齊子翱翔即而身合

汶水滔滔行人儼儼齊魯之境行旅肩相摩魯道有

蕩齊子遊敖也由魯道來而翱翔遊敖于汶也魯

莊公時文姜宜淫不忘是詩必在其時矣

載驅四章

猗嗟刺魯莊公也此十之餘也載馳齊人傷魯莊

公上下冒國載有威儀技藝詩中然而不能以禮

防閑其母子而可以防閑母者唯是禮而已古文

與敝笱同語而添失子之道使人入載驅之人以

為齊侯之子焉公羊傳夫人譖公於齊侯公曰同

嘗私通魯夫人及桓公來而襄公復通焉按私通

猗嗟昌兮猗嗟歎美也疏曰傷歎非也頌頌而長兮

抑若揚兮三句一轄昌者容之盛壯長者身材之

美目揚兮揚色起也毛

巧趨蹌兮徐趨疾

踰踰也周語目以定體足以從之左傳視不道容

此曰美目揚而巧趨者美其目以導進退周旋之

巧而目體相應也射則臧兮通篇賦大射之儀藝

猗嗟名兮爾雅同上為名說文引詩作願云眉目之

美目清兮視容清明之清二句特美其顏狀公

兮終日射侯不出正兮威儀既百備而射不出正

展我甥兮鄭公

猗嗟變兮清揚婉兮受我甥而善其妙年可憐之姿

舞則選兮周禮大射詔諸

人莊公十二年喪父廿一

而襄公弑其年可推

師射夫以弓矢舞是射射則貫兮射禮不貫不釋者有舞也選出倫也四矢反兮四矢反以御亂兮所謂參人立格不可混看連也前放一矢後三矢連續而中也禦亂有不母亂之歎○朱注引以金僕姑射南宮長萬

猗嗟三章

齊國十一篇

鷄鳴著

東方未明

南山

甫田 敝笱 盧令 載驅

猗嗟

毛詩考卷八

毛詩考卷九

魏國第九

左傳周樂之叙自齊以前全同毛詩

以下也蓋幽次齊猶史記世家之例秦先唐者東遷時秦有勳力大賚土田而曲沃翼逆王命遂并吞翼為是故欽也毛檜者鄭桓武滅之魏詩之叙蓋夫子剛定也者晉獻公滅之二國滅又文獻無徵故詩世無傳夫子正樂之時亦因前世之傳說存其義者欽○或云魏入晉人矣其詩宜皆為晉而作其在唐之先猶邠鄙之於衛案古義無是說季札明分魏唐論之且魏詩以碩鼠終則魏魏滅入晉故自魏而斯非唐詩附於唐之前

葛屨刺褊也因詩文也褊是魏地陝隘其民機巧趨利射利亦自然也

其君儉嗇褊急而無德

以將之也

也字據足利古本補口機巧趨利明其

土疆也然儉嗇不能施褊急不能容務小利而不
能振國俗焉○是序曰無德次曰不得札次曰無
德教今季札所謂以德輔此明主也正榷符合杜
預云惜其國小無明君案魏始於儉嗇以貪殘亡

糾糾葛屨可以履霜

賦也葛屨刺其飲食儉嗇三篇相聯○

朱注疑是縫裳之女所作案明

是女縫之辭也作者未可知

裳

君使弱女縫衣裳故

要之袷之好人服之

要裳

袷衣領也以其在上者言之猶曰裳兮衣兮之字
鶴之鵠之一例通篇弱女之言故婉曰葛屨宜夏
且賤然履霜有以不可毒未曉裁縫然縫裳亦有
何不可女手所縫要也袷也君子其服之

好人提提

也好人弱女稱君子辭宛然左辟

宛然左辟

揚同言

其可愛亦女子辭氣也

佩其象掃

言貴服而克讓

容力而陟

維是褊心是以為刺

君子安舒而讓不

不可然一孤褊心德度有闕是妾所以揶揄口於

君也為刺語卒爾露出亦弱女口氣也○褊心言

德字之不寬也首章所言亦其一端然以熒辭出

之則褊心在言外而願其以德率下以振風俗也

夫魏舜禹所都焉禹菲飲食而致孝乎鬼神惡衣

服而致美乎黻冕遺風所存詩人傷今而風之故

曰葛屨履霜女子縫裳亦忠信重祿廣施率民可

以固家國故皆曰可又讓固美德也然卑屈而不

能御臣下則左辟亦有失風裁君人者度量寬弘

德以率下為要肩肩行小讓見小利而已可邪

葛屨二章

汾沮洳刺儉也

高古哉豈秦漢

其君

別本作其君

詩毒添字耳三篇相
此皆曰其君又何疑
甚精刺不得禮也
非刺儉也刺其不得禮也
禮則其儉非儉是呂刺其儉
綴矣

彼汾沮洳言采其莫

莫可生食又為羹有公路就汾
水漸濕之處而手自采是菜以

供家啖也沮沮澤
之沮洳漸洳之洳
揚之而後抑之與葛藤重
用可字其善喻正同
美無度殊異乎公路
語殊

辭也公路以公行例之蓋文官掌德車之行者也
疏以公路公行為一官然分而詠之則魏國文武
異官故也儉勤雖大禹遺風乎身居公路之官自
執卑賤之事與細民爭利不得禮者也故曰大異

彼汾一方言采其桑
也莫不于上下類別帶是義
彼其之子美如英
顏如

之英照采桑而于如
王成對薛之巧也
美如英殊異乎公行
公行主

彼汾一曲言采其蕒

也公族在水流曲處而采蕒頭菜
也公族即公族大夫也公之子
弟卿大夫之適子
屬焉以受教誨
彼其之子美如玉
愈貴而能儉

美如玉殊異乎公族
是詩以官職之叙成章自公
路而公行而公族順而躋之
其上者是誰邪所謂半身美人於不畫處著精神
者刺三官即所以刺君故序曰其君在古義詩之
本體從來如是說者以詩中不言君故每疑序文
以臆贅字何哉三官皆有公字亦詩人風規之巧
也公時事遡而斷卿之適子庶子不可也然以晉
成公時事遡而斷卿之適子庶子不可也然以晉

汾沮洳三章
無度
如玉沮洳一方
蕒

彼汾一曲言采其蕒
也公族在水流曲處而采蕒頭菜
也公族即公族大夫也公之子
弟卿大夫之適子
屬焉以受教誨
彼其之子美如玉
愈貴而能儉

美如玉殊異乎公族
是詩以官職之叙成章自公
路而公行而公族順而躋之
其上者是誰邪所謂半身美人於不畫處著精神
者刺三官即所以刺君故序曰其君在古義詩之
本體從來如是說者以詩中不言君故每疑序文
以臆贅字何哉三官皆有公字亦詩人風規之巧
也公時事遡而斷卿之適子庶子不可也然以晉
成公時事遡而斷卿之適子庶子不可也然以晉

彼汾一曲言采其蕒

也公族在水流曲處而采蕒頭菜
也公族即公族大夫也公之子
弟卿大夫之適子
屬焉以受教誨
彼其之子美如玉
愈貴而能儉

美如玉殊異乎公族
是詩以官職之叙成章自公
路而公行而公族順而躋之
其上者是誰邪所謂半身美人於不畫處著精神
者刺三官即所以刺君故序曰其君在古義詩之
本體從來如是說者以詩中不言君故每疑序文
以臆贅字何哉三官皆有公字亦詩人風規之巧
也公時事遡而斷卿之適子庶子不可也然以晉
成公時事遡而斷卿之適子庶子不可也然以晉

汾沮洳三章
無度
如玉沮洳一方
蕒

彼汾一曲言采其蕒
也公族在水流曲處而采蕒頭菜
也公族即公族大夫也公之子
弟卿大夫之適子
屬焉以受教誨
彼其之子美如玉
愈貴而能儉

美如玉殊異乎公族
是詩以官職之叙成章自公
路而公行而公族順而躋之
其上者是誰邪所謂半身美人於不畫處著精神
者刺三官即所以刺君故序曰其君在古義詩之
本體從來如是說者以詩中不言君故每疑序文
以臆贅字何哉三官皆有公字亦詩人風規之巧
也公時事遡而斷卿之適子庶子不可也然以晉
成公時事遡而斷卿之適子庶子不可也然以晉

汾沮洳三章
無度
如玉沮洳一方
蕒

彼汾一曲言采其蕒
也公族在水流曲處而采蕒頭菜
也公族即公族大夫也公之子
弟卿大夫之適子
屬焉以受教誨
彼其之子美如玉
愈貴而能儉

園有桃刺時也

時士大夫不知儉嗇之非也葛屨藉口於女縫其辭最婉矣汾沮洳

舉三官規之猶曰美如玉婉矣園有桃則圭角殆露發是三篇之異也

與秦晉

而儉以嗇不能用其民

民懷惠者也其

君儉嗇而民

而無德教日以侵削

二而字相對國雖小迫而儉嗇

不能為之用

而無德教日以侵削

曰迫而儉嗇

詩也

三篇魏之所以削小也次二篇言其削小也又次二篇儉嗇之弊遂貪以亡也

園有桃其實之殺

言儉嗇也公儀休拔其園葵之反為邪儉嗇成俗馬乘而雞豚伐水而牛羊唯利是趨故極言之然憂時憂國也憂國憂君也故序繫君而拳時弊所自來與大夫憂心

所以甚詩句豈一一指君刺之乎心之憂矣我歌

且謠

是詩今墓門似歌謠猶左傳公使歌之遂誦之可味詩唯拳食桃而下逮何限憂心是不易曉故序數國將覆亡之勢使人曉大夫所以大憂也

不我知者謂我士也驕

驕我曰夫夫傲人矣鴻雁曰哀鳴嗃嗃比悲歌

浩艱其下曰維彼愚人謂我彼人是哉子曰何其

彼人是哉子曰何其

宜驕士也猶墓門之夫也彼人節儉有何不躋子之歌謠果是何故邪二句表儉嗇成俗上下昏溺也人皆以織蒲心之憂矣其誰知之

傷無同心足

其誰知之蓋亦勿思

君臣如一大夫木所支我既無

一知己憂之何益自今除却人事不復思耳此詩人決絕之奮于言者

園有棘其實之食

小爾雅棘實謂之棗棗大棘小棗喬故重束棘低故並束案古

人愛棗爾雅載棗十一種夏小正幽詩並有刺棗
史記應侯因秦飢請發五苑棗粟可概見矣棘亦
棗之不美者桃果之下者心之憂矣聊以行國
並著吝嗇惡食與民爭利
求知己者也墓
門曰國人之知之
猶曰無道是甚於驕矣朝廷無人故行國求之衆
皆以儉嗇為是咎我滋甚曰夫夫歌謠歲上傷俗
是舉一國而無知我憂者也甚言弊俗滔滔
以結之故下只反覆前章是詩人命意所存
是哉子曰何其士大夫所求知己回非庶賤彼都人
聞是嚇
聲而已
心之憂矣其誰知之
全無知者其誰知之
蓋亦勿思
至此大夫亦已焉哉決絕
滋奮憂思滋切是謂詩境
園有桃二章
是序宜與檜羔裘
序並考序法相似

陟岵孝子行役思念父母也
魏大舜所都豈其澤
之君刺編而不德以率下刺儉而不顧其禮刺時
而不思其憂迫於大國不能聚民以財國人離散
終使歷山孝子再号泣于旻天于父母非父之頑
母之罵告之則頑舍之則罵擣杭之敗德有入也
夫長國家者其可務財用乎是序意也而特
說孝子思親之詩者不知周樂之本耳
而數見侵削
削皮幣玉帛不得免之辭也數見侵
汲古本及辨說無見字關孔疏文時有見字也足
利古本及邦刻本迫上有小字秋文本或作國小
而迫數見侵削誤案
役乎大國
豈別有遠役乎
父
母兄弟離散而作是詩也
凱風美孝子其徧之
國所以示淫風流行也雅有蓼莪刺幽王也風有
涉岵豈唯為一孝子而作乎故序不明則詩乃亡

陟彼岵兮

爾雅山多草木岵無草木岵岵毛傳寫誤卷耳宛丘同

瞻望父兮

彼岵

非一山也也有跋涉升降日遠庭闈之意我昔東遊千里每至山高首必旋而心西悲悄然悟是詩之

父曰嗟予子行役夙夜無已

或行而不已也小雅

我念我而言言父

上慎旃哉猶來無止

上尚同尚自

念我何等神妙 郭注引是詩作猷惠然肯來及是猶來皆有可義

陟彼屺兮瞻望母兮

望豁處乃顧瞻故鄉而心與雲飛

母曰嗟予季

季子最可憐是子

行役夙夜無

寐

無寐日無棄皆慈母口氣也

上慎旃哉猶來

無棄

棄言棄母不來也孝子思父母常曰行則無已舍則無寐遠役艱難人情惆悵霜露之患

亦不測然父母在堂胡寧不自愛乎異鄉不可久止母之尸養棄慈闈而何適兒也今且來歸幸勿軫念哉寫己念父母之意以為父母念己之辭所以慰之也父母見之何不曰兒行役雖苦念我慎旃無止無棄來不日矣乎且在客路而詠父母憐己之情則他人莫我顧莫我有之意亦見

陟彼岡兮瞻望兄兮

葛藟亦以父母

兄曰嗟予弟行

役夙夜必偕

兄弟離散而各他人偕也與偕偕則

必偕相

上慎旃哉猶來無死

比父母其辭直然以

陟岵三章

十畝之間刺時也

是時民有離散之勢

言其國削

小

曰國迫而數見侵削此曰國削小立辭皆變

民無所居焉

言行之子還也。經之十畝甚。言是句亦甚言之也。

十畝之間兮

桑地十畝而成一區。其言其愜小也。

桑者閑閑兮

采桑者稀。

也。臨衡開闢。旅楹有閑。並于間。通作也。字書分二字。而辨駁之。然二字混既久。

行與子還

行猶去也。還還家也。桑者相告曰。如是苦境。人亦寂寥。子去則我亦偕還矣。民息而不懷。生既

有離散之勢。碩鼠呼大邦為樂土。則十畝之為苦境。惟安居之民無所居。亦舍相携而去之意。

十畝之外兮

指外別成區域者。

桑者泄泄兮

息沓弛緩之良。米繁。柘。柘之反。

雖頗多人。亦皆息矣。外亦泄泄。我何獨勞。

行與子逝兮

逝亦適。歸家也。然曰逝。則風意

轉。切樂郊之行。含言外矣。○國日蹙。民不懷。生各。有離心。故君子作詩曰。聞桑者之言曰。桑土狹而

人亦息。相苦而以空筐去矣。其辭止於是。序。紱之。曰。土地之狹。人削之也。人之削。上無德也。國日削。

小而思澤不施。民之息不亦宜乎。不桑則凍。民豈坐而俟身死乎。所以相携去國也。

十畝之間二章

伐檀刺貧也

儉嗇之弊。遂至於貧。非古義。誰知是詩。

在位貪鄙

因懸。類懸。

無功而受祿

取。

君子不得進仕爾

三句。

坎坎伐檀兮

檀善木也。伐之將以。為車。大雅。檀車煌煌。

實之河之干兮

置。

以俟。用也。

河水清且漣漪

漣。郭注。言澳。澳。案爾雅。引詩。為瀾。義同。有隱君子。伐檀而實之。水干。則俊風來。而水生波。人意洒然也。伐檀。比君子藏器乎身也。

寘之。比不得進仕也。清漣。比其德潔白也。是。比。葛藟。黃鳥。于飛。三句。同體。全為賦。以說之。未善。與。

不稼不穡。胡取禾三百廩兮

詰在位也。種曰稼。不稼不穡。三百言多也。左。

傳距躡三百鞭之三百不狩不獵胡瞻爾庭有縣貆兮曰爾

詩主刺貪故也古義明明爾雅貉子貆以貉子豕

子為言舉其小者以著其貪鄙而細事亦納賄賂

子禾三百相彼君子兮不素餐兮飲饌曰餐彼河

及用字極巧是詩自旁詠君子小人之

無功受祿也刺素餐二胡字詰之也

態美高潔而刺素餐二胡字詰之也

坎坎伐輻兮伐檀以為輻寘之河之側兮所謂伊人

亦周之遺賢也彼何人斯在河之麋亦言

居僻地也寘河上亦有考槃在澗之意

且直猗爾雅直波為徑伐輻曰不稼不穡胡取禾

三百億兮億是萬億及秭之億古或以大數或以

言故次之困是積秉夫塵以其祿言故先之億以秉數

故後之是詩之叙不狩不獵胡瞻爾庭有縣特

兮攬爾雅特是豕子也子貆一意大波之連言貆

特植通用則彼君子兮不素食兮彼君子藏弓矢

其志清潔不希世求售爾胡

不舍爾素食使其得進仕哉

坎坎伐輪兮寘之河之涘兮伐檀是奇而伐輻伐輪

材一河水清且淪猗爾雅小波為淪郭注言蘊淪

者不稼不穡胡取禾三百困兮困園倉也蓋積禾

匠人記可考億因三十輻

困因輪詩人措辭何巧

不狩不獵胡瞻爾庭有

縣鶉兮頹特相耦鶉則奇滋著其貧之鄙也莊

君子兮不素餐兮猶饗殮之殮是唯言食

猶饗殮之殮是唯言食

伐檀三章

碩鼠刺重斂也

者唯算浚民已遂以滅亡國人刺

其君重斂蠶食於民

國人通貴賤不止細民也食

國削小民離散皆

不脩其政

能脩其政則可以無

德教曰政義

貧而畏人若大鼠也

畏人是陳風愿

各有所當

畏大國而不知國無小自棄而不脩其政如役手

大國父母兄弟離散可以見矣經不必說及畏人

然曰畏人猶左傳葛藟猶能庇其本根比之體旁

通可以觀古義也左傳抑君似鼠晝伏夜動不穴

於寢廟畏人之意亦可見

碩鼠碩鼠無食我黍

張虎口而食我是已而已為去

者之辭故激甚烈諫猶齊之雄狐雖

三歲貫女莫

我肯顧

有職習也君之昵臣曰近習此密通其君而

有職司者三

逝將去女適彼樂土

逝發語辭也出

歲字欠妥

樂土樂土爰得我所

樂土蓋晉

碩鼠碩鼠無食我麥

食麥甚於食黍也重斂如是而

去三歲貫女莫我肯德

不我以為德也邶詩既阻

者猶且背君去以

逝將去女適彼樂國

晉獻公十

著去者之多也

樂國樂國爰得我直

唐詩曷其有

當閔元年是詩

蓋去滅不父

是直也以民言之五畝之宅百畝之田所也養生

喪死不飢不凍直也樂土曰所樂國曰直樂郊曰

永号文之承應甚精在考工記古之器物度數精

碩鼠碩鼠無食我苗

食苗甚於食麥苗蓋稻苗也過

實生於苗故傳曰嘉穀案嘉穀三歲貫女莫我肯

勞不以我為勞也獎順其美匡救其惡德也夙夜

臣君所恩私有德有勞逝將去女適彼樂郊寢廟

而不顧則他甚焉可知樂郊樂郊

誰之永號誰之猶誰其也永長歎長噫之長魏民

若是苦境乎詩唯憂是一句通篇精神在此鴻雁

碩鼠三章

魏國七篇

幽亦七篇擅曹各四篇西兩相比蓋

葛屨

涉岵

伐檀

汾沮洳

十畝之間

碩鼠

葛屨齋於衣汾沮洳園有桃齋於食序並曰其

涉岵悲於外十畝窮於內侵削相匹

伐檀貪而君子屈於下碩鼠貪而君子退於上

毛詩考卷九

毛詩考卷十

唐國第十

自堯涉三代並稱唐至唐叔虞之子

蟋蟀刺晉僖公也

皆左傳史記春秋之例衛頃公下

故作是詩以閔之

傳公以共和二年立辛在位

及時

朝會軍國之暇也詠以禮自虞樂也

此晉也

以下論而謂之唐本其風俗

憂深思遠儉而用禮

主蟋蟀而

風俗名之晉詩有唐風

俗故因其古号名之

之辭

也

之辭

汎論唐詩季札曰思深哉其有陶
唐氏之遺民乎不然何憂之遠也
乃有堯之遺風焉
國史君子所作詩其音其義皆存古也
唐詩之美者而序之辭與經匹美於戲上哉
蟋蟀

蟋蟀在堂
詩十月蟋蟀入我牀下
歲聿其莫
今歲其

幽詩於二之
日曰卒歲
今我不樂日月其除
我可樂之日月
其將除去也
幽

詩九月肅霜十月滌場明酒斯饗
無已大康職思

其居以下以禮自樂之事也爾雅康樂也居言身
日月未除人人自樂其樂然甚大樂不可也
不思

其居必傷財廢事耳鄭公擊君說之序所以廢也
好樂無荒良士瞿

受上樂字今我不樂是好樂是瞿瞿懼
瞿

顧也須無荒而餽良士所為焉
叔訓瞿瞿休休儉
也是詩刺過儉而用禮之意存焉古義相符

蟋蟀在堂歲聿其逝
莫猶老也逝將無也小雅歲聿
莫於今我不樂日月其邁
書云日無已大康職思其

外外即居之外也
不思其外必有外謗外侮外患
外左傳孟釋楚以為外懼小雅鼓鍾于宮聲聞于

外歌舞室中而不知耳
好樂無荒良士蹶蹶
蹶蹶

附于垣亦必有後患
好樂無荒良士蹶蹶
蹶蹶

敏也言知慮旁射周身之防而無譽可乘也
蹶蹶是

蟋蟀在堂役車其休
役車收稼上入既畢也
變是一

論歲月乎詩唯賦田園樂以閑其
君大國而不能及時自樂若農夫
今我不樂日

月其慆
慆滔古通用滔滔不歸天降滔德明是互
而滔有逝而不復來
無已大康職思其憂
憂合居

之意是寘字之巧也
無已大康職思其憂
憂合居

之思居顧己身上分限也思外謀及外人好樂無所聞見也思憂周慮內外不淫於樂也荒良士休休憂也瞿瞿有所顧於居蹶蹶有所慮於外而休休則寬樂而已

蟋蟀三章歲聿役車適愒居憂瞿瞿休休

山有樞刺晉昭公也昭公是僖公玄孫而文侯仇子也在位七年而見殺當平

王不能修道以正其國先總提下三不能時亦儉不中禮也財在詩衣裳車馬酒

能用亦儉不中禮也財在詩衣裳車馬酒有鍾鼓不能以自樂况能令人樂乎不鼓瑟有朝廷不能

酒掃不能清明朝廷今士大夫政荒酒掃民散

受儉番而不能財財聚則民散何以聚民曰財將以危亡形勢至此詩

四鄰謀取其國家而不知所以稱他人之志也此每章下二句殆涉過激故丁國人作是詩是字

以刺之也詩繫之國人者其辭皆過激

山有樞隰有榆也此人有其物物有子有衣裳弗

曳弗婁是意中人故風規所寓亦切矣婁即孟子

子有車馬弗馳弗驅走馬

曰馳策馬曰驅○設一貴人儉者而告之曰子胡惡食塊坐而不時用其所自歡樂乎凡變風雅之體無直秋君為子而刺之者况是詩子字五出是以知非直指昭公也子之湯兮亦非呼君

宜精繹之。夫山濕之材，以供國用，則人君之衣裳車馬，不用之。民人社稷，將焉用之？說命惟衣裳在笥，卷河君子之車，君子之馬，據是則亦賞功求賢之用也。此風規所寓焉。曰弗曳弗馳者，婉而成章，宛其死矣，他人是愉。心同非他族也。又告曰：生而不用，則死而為異人之樂，不如迨其身以保生。樂也。二句，是人之常態。昭公不知四隣之憂，故稱他人是風意也。然在詩之辭，不可說他族唯死，則我有皆為人有意。若說他族不祥而非言。

山有栲櫟有杻

此二木多壽，故駢取於小雅。

子有廷內弗洒弗埽

大雅洒掃廷內，維民之章。大夫有私朝者，而可稱廷內，非中庭之義，不解序者曰：是民間之詩。雅哉。子有鍾鼓弗鼓弗考。君本朝君所與群臣論政，鍾鼓寓焉。昭公實懶朝，而燕禮廢，故聞者足以戒。然詩從來不呼君為子，直刺之，故言之者無罪。非古義。

無以知詩之，所以為詩也。宛其死矣，他人是保。保猶抱有也。言

山有漆隰有栗

車隣亦二木相駢，是人目所朝夕。

子有酒食何不日

鼓瑟。是詩舉多物，其前篇大異，而宛死。且以嘉樂。他人每章不改，所以深喻外患也。

且以永日

廷內鐘鼓盛於衣裳車馬，而卒章以酒食結之，何邪？馳車馬而田獵遊觀，鳴鐘

鼓而與人樂樂，非酒食無以合歡。故也。夫飲食仁君所日懷士民，而貪君却浚民以生，是風意也。嘉樂永日，非酒食。宛其死矣，他人入室。父死而子弟世食，而何以哉？宛其死矣，他人入室。及固也。然子弟亦別人所謂他人也。前人所愛，後人不必親之。世更則入室者亦變是人境之常，而風意焉。焉矣。朱子曰：不解他人字，訛序曰：非臣子所旋於君父。其注曰：他人取子衣裳車馬以為己樂，噫！唐突不遜。雖同輩豈可為是言乎？不知詩之本體，膚觀其辭者，胡得焉。噫！易有翼，春秋有左傳，詩若徒傳其章句。

則後世何所質傳之猶不傳已聖人無挂漏詩之序猶易之翼春秋之左傳如公穀是齊魯韓已

山有樞三章

揚之水刺晉昭公也與椒聊同規其昭公分國以

封沃大割地以封建曲沃故曰分國左傳晉旬侯

公微弱左傳本既弱矣其能又乎考上下篇國人

將叛而歸沃焉故君子詠其狀以喻昭公昧序者

揚之水白石鑿鑿比也水激揚而白石為鑿以比沃

素衣朱襮從子

于沃素衣而朱為縗其領繡黼也諸侯朝祭既見

君子云何不樂有君子在而以沃人為君子唉可

揚之水白石皓皓而下相推而義見素衣朱繡從子于

鵠奉素衣朱繡以從者必非小臣也以告大臣有

既見君子云何其憂今日方憂而不樂

揚之水白石粼粼工記不粼於鑿皆同水激揚石為

我聞有命不敢以告人我聞子之有密

謂命者或是潘父內應桓叔行期之命欬詩曰沃

之磷其微弱益甚

可以入焉左傳晉潘父弒昭侯而納桓叔不克所

謂命者或是潘父內應桓叔行期之命欬詩曰沃

之磷其微弱益甚

可以入焉左傳晉潘父弒昭侯而納桓叔不克所

曰鵠不避忌諱乃復發是語諫之激烈者與他人入室同其圭角翼有忠臣昭公盍悟乎通篇皆忠臣設為叛人之言以警發君者故至白石鄰鄰則叛人喜翼之將顛覆以勸桓叔速來代者

揚之水三章

椒聊刺晉昭公也

揚之水似將仲子椒聊似叔于田

君子見汰之

盛疆

如一字亦避雷同

能脩其政

其國政荒民散

知其

蕃衍盛大

盛大非詩之碩大

子孫將有晉國焉

故作是詩以風之

椒聊之實蕃衍盈升

也椒樹甚茂而實盈升比桓叔

彼其之子碩大無朋

盛強而子孫振振焉據史記昭公之弑桓叔年六十四桓叔之德宇寬弘絕倫無比也是詩亦將屏汰者之辭稱碩大以規昭公之楠楠也史記桓叔好德

晉國之衆皆附焉

椒聊且遠條且

此也此下汰曰益

葉好德言好施也 有晉國之勢焉○毛曰條長朱曰長枝乍見朱近人情漢郊祀歌聲氣遠條又律志萬物條鬯禹貢厥木惟條孔傳長也毛傳亦不可沒遠揚之遠則言其枝幹日長也且語助朱曰歎詞不驚

椒聊之實蕃衍盈菊

升平量而菊尖量

彼其之子碩

大且篤

篤公劉之篤言其篤於民以風昭公

椒聊且遠條且

覆此二句者著

次必并翼之形也一云是詩君子風昭公之辭也 不必假將焄汰者之口亦通

椒聊二章

綢繆刺晉亂也

後序昭公之後大亂五世此其始也左傳惠之二十四年晉始亂故

封桓叔于曲沃

國亂則昏姻不得其時焉

以成

淫風

綢繆束薪三星在天三星心也在天昏見今夕何夕

見此良人良人猶好人桑柔子兮子兮如此良人

何采薪至昏雖廢賤必非一女子兮子兮同人相

呼者情意恹矣喜曰此何夕而得與是人相見乃

已同旋而得成室家也時既非時又相私約遂成

綢繆束芻三星在隅芻即薪也周南之芻鄭之束蒲

義見是四五月也束芻束楚別設今夕何夕見此

邂逅不期而會故曰見邂逅之人以良人子兮子

兮如此邂逅何野有蔓草衰世之情也雖辭似意

綢繆束楚三星在戶是五六月也夏小正七月漢案

南北今夕何夕見此粲者猶妹者言美男子也

子兮子兮如此粲者何相代人情大變國無綱紀

遂致淫風猶公子五爭而漆洧作不然文候仇以

綢繆三章

杖杜刺時也自此三篇一轄此刺君次刺大君不

能親其宗族骨肉離散獨居而無兄弟宗族也兄弟

也其言重複所以深致意於親親也詩中之志全

將為沃所弁爾定公族亦必多黨沃者矣

有杖之杜其葉湑湑

比也杜野梨也其葉湑湑皆盛良杖之杜雖特然而

野生以其葉盛故鬱然不孤以比一人之身有宗族兄弟而多賴焉是設一單人詠之單人將陳已

孤單故因見野梨于路獨行踽踽則獨行而無所

旁先感人之多賴登之

親也孟子豈無他人不如我同父語同父兄弟也晉

踽踽涼涼誰依乎嗟行之人胡不比焉子途之人荀

有他人不如兄弟踽踽誰依乎

不飲焉

再告以無兄弟亦莫我助也○決拾既飲

弟助之耳非訓飲為助案是詩以獨行為首引比

行是並行次行是隨行故用此飲字故存考

句重用胡不字長歎他人之不足恃人無兄弟胡

也非骨肉無為無涕泣者談笑而已

有杖之杜其葉菁菁

潘言其茂菁言其色○君以一

身居萬民之上其不亦杖之杜

乎然宗族相親附如木葉之庇其本

根則名器鬱然可以本支百世矣

無他人不如我同姓

爰是惇惇有疾是詩以同父耳

姓為叙口左傳扞禦侮者莫如親親故以親屏周

今曲沃間晉其為外侮大矣而君不知以親自屏

使骨肉叛渙故君子作是詩以嗟行之人胡不比

人無兄弟胡不飲焉

既曰胡不飲焉人之不可同憂恤而喻君以親親之要至深篤

也相及也閔左傳翼以王命扶助故屢存耳其形勢

也

也

也

杖杜二章

美求刺時也

自文侯卒昭公封沃至武公并晉六

十餘年本支戰爭骨肉相屠是時也

也

也

猶晦夜故三
序曰刺時
晉人刺其在位不恤其民也
呼故呼
好者在位釋羔裘豹祛不恤釋居居究究其民釋
我人詩之義了然謂之刺時倨究一時成風也

羔裘豹祛自我人居居

祛袖口也豹取其可怖自用

幽詩哀我人斯釋訓居居究究惡也郭注相憎惡
案居居倨傲究究窮鞫憎惡即不恤也鄭詩無我
惡兮不豈無他人維子之故
晉人曰我豈無他人
憲故也豈無他人維子之故可從乎然於子為故
舊故不能奮飛子胡不少如恤我民矣蓋是時本
支去就人心不定而君子不從他人固事宗國見
庶民之不見恤而將歸汝焉故作是詩以戒一時
卿大夫不知大憂者也左傳我豈無大國

羔裘豹袞

袞與袖同袖古文襲

自我人究究

鞫人暴

曰予不戕札則然矣居居也
豈無他人維子之好
民之無辜并其臣僕究究也

好舊好也故不必好是故而好者也鄭詩亦先不
寔故而後不寔好序曰晉人曰其民二者不同其
民庶人也晉人有祿位者也故稱在位曰故曰好
如周長弘事劉子

羔裘二章

鴉羽刺時也

據大亂五世及祿在無衣之前

昭公

之後

既卒之後也昭公

大亂五世

揚水椒聊亂之本

君不親而羔裘在位不恤遂致大亂五世孝侯鄂
侯哀侯小子侯晉侯緡也曲沃殺四君走鄂侯緡
立二十七年
武公為晉侯
君子下從征役
賢者而編於卒伍故
不得養其父母
與北山同憂孝子愛
而作是

詩也

肅肅鴉羽集于苞栩

比也。肅肅，羽聲，淒切也。鴉，似雁而大。苞，叢生也。鴉，連蹄不樹止。

此君子失所而危苦焉。小雅，鴉，于飛。肅肅，其羽爾。雅，鳧，其足蹠。軍旅所謂征役也。北門，詳之本支。

攻伐不已，且王師數助翼，見左傳。不能執稷黍，父

母何怙。蓋自王事靡盬，憂我父母來而欲報之德。君子噫，國亂則賢者不

遇是亦大亂之所致也。悠悠蒼天，曷其有所。微而

并晉將無治日，故有是歎也。碩，蠶亦先所後直。沃強治日未可期也。宗國不可滅，然國之勢非

肅肅鴉翼集于苞棘

羽翼行是詩之叙也。怙，食嘗及

翼。王事無盥不能執黍稷，父母何食。何怙悠悠蒼

天曷其有極。無不得其極，碩鼠爰得我直，直猶極

也。天道之極是別義，是詩係已身上而言之，須釋古文悟極字古義當然而不得不然，是極也。

肅肅鴉行集于苞桑

行列也。鴉，羣居如雁成行而飛。王事靡盬不能

執稻粱，父母何嘗。悠悠蒼天曷其有

常。鴉之連蹄而樹止，失常之甚者，故曰何時免苞

鴉羽三章

無衣美晉武公也。美別本作刺，大誤。孔疏時明明

言惑失。武公始并晉國。閱左傳，桓八年武公滅翼

之耳。而王命武公為晉侯，中間不記晉事，武公并晉在

莊十六年，其事迹曲折，都不可知。世家不足信。其大夫，曲沃大夫也。承父祖之業，大事始為之請。

命乎天子之使

左傳王使魏公命曲沃伯以一軍

而作是詩也

陳武公尊王而不自安之意以

豈曰無衣七兮

唐伯七命冕服七章自華蟲以下也

不如子之夜安且吉兮

子即

疾命圭用奮物而已
武公之志在可取
示天子之使也願其為己周旋安者服美不安於
如挾纊言之燠不如吉則其願七命亦可知○晉
語武公殺哀侯止棠共子曰吾以子見天子令子
為上卿武侯權臺可知然大亂殆七十年滅翼後
左傳無記載亦久其所以并晉不可考若信史記
賈周事衛武公亦大逆無道故雜說難據武公亦
續父祖之志者非獨其罪不痛咎之可也

豈曰無衣六兮

得六命準天子之卿亦所甘不必
希翼舊爵是謙辭耳疏云侯伯為卿

不如子之夜安且燠兮

錄是詩而晉亂
有著落猶二子

士依其本命晉先世不得有六章飾辭請命耳非
實有也案唐叔以來久遠謂之必無是武新也禮
制亦有因
時而變
乘舟之於邳溱洧之於鄭武公雖大夫美之其滅
翼之罪固明明唯春秋時弑篡而醜然者多武公
則請王命而安之高賢於弁髦周京者雖美而錄
之亦何疑滅翼在前廿七年罪自罪美自美不可
據世家以疑是序矣自桓叔間晉大亂不弭齊楚
擊而滅之唐叔絕祀矣曲沃代宗何獨罪武公

無衣二章

有杖之杜刺晉武公也

鴉羽以前古之晉詩也武
一美一刺而滿十篇加之

武公寡特

一句意住下句即寡特之實
○依然如翼侯之獨居所以

獻公二詩
蓋有編意

有二林兼其宗族前序亦有宗族字可玩詩有三杜也

然野生故也前林杜比意全而不求賢以自輔焉

同小雅是篇以別意出之賢言宗族之賢者也武公入自支別盡臣其宗族

不求其賢而孤寡特立故詩人詠孤特者求賢之意以規之也序文與前林杜一例

有杖之杜生于道左比也左僻於右故曰道左王制道路婦人由左東也南也孤特

者以彼君子兮啜肯適我啜韓詩作逝發語辭魏詩逝將去女與是句酷

似肯猶惠然肯來中心好之曷飲食之何以飲食之之言盛設

供之也小雅何錫予之孤特者歎曰身之孤如

獨木之生於僻地了然誰據乎唯彼君子願不棄我窮惠然來顧我中心所嘉飲之食之何以當其歡乎詩之辭止是而已然曰杖杜曰君子曰

飲食語語切於武公如刺心是詩之志也前林杜刺翼侯獨居武公豈不聞乎詩人長於風規

有杖之杜生于道周曲又僻於左言道所周繞迂回也

愛親唯無親故能兼翼今武公以孽彼君子兮啜

肯來遊來遊亦昵於適我君子即中心好之曷

飲食之非心誠親愛之如是二句則必多不心服者

王世子公子族燕與父兄齒族食世降一等大傳合族以食是詩再覆飲食喻族食族燕之禮也

有杖之杜二章

葛生刺晉獻公也刺其多殺獻公好攻戰左傳所

戰古本有照下篇則有為優則國人多喪矣喪于

葛生蒙楚斂蔓于野

野于域百歲之後其居其室明是哀死喪也詠一

楚于野也葛斂皆蔓草也野即墓域所在也斂亦蔓

與獨處曰我獨與誰居於是室乎予美亡此誰

葛生蒙棘斂蔓于域

棘在域斂在棘詩墓門有棘生字一字百感

美亡此誰與獨息是美在域今誰獨息於

角枕粲兮錦衾爛兮

先夫之遺服手澤所存出則含

斂感于畫衾枕哀于夜角錦美其辭耳詩唯是二句奇而不偶凡通篇眼目多在於奇句如碩鼠之

夏之日

葛斂之感冬之夜不勝獨且百歲之後

遲養夜之漫漫唯是沈痛悲泣歸于其居也野也

域也是大之居也祔葬同穴從之幽宅亦歸於夫

也歸字一字百哀于野于域于居于室自然映

冬之夜夏之日

再反是句又何巧思夏過冬來冬過

而夏悲不一出百歲之後歸于其室以歸骨於夫

長歌哀於痛哭其意愈切於野室切於居處于家息于牀撫衾枕

辭已域切於野室切於居處于家息于牀撫衾枕

而獨且一章切於一章

葛生五章

采芩刺晉獻公也

殺其多

獻公好聽讒焉

好字照前篇獻

公有二好一戰一讒多殺民人夫曲沃弑五君逐一君而取翼武公卒而獻公盡滅桓莊之族而晉無公族既殺申生又使殺二公子而奚齊卓子亦皆弑天道可畏獻公二詩為十之仇宜念

采芩采芩首陽之巔

比也有人稱首陽之芩以為幻

陽之芩猶華陽之芩雲夢之芩名產也近取之名以蜀薑曹操所疑也名品多價視聽所宜審焉事之似而非亦同利口覆邦人之為言苟亦無信為家孟子所詳喻今是正符人之為言苟亦無信為猶為說也苟亦猶姑且也舍旃舍旃苟亦無然

多采芩之說故人之言先疑之而不用無處聽以為然也然猶信獻公聽讒如醜言則飲之故重言以喻人之為言胡得焉

采芩采芩首陽之下

比多眩賣之言不可妄信也猶

味極苦苦茶也葯下體有時苦是三草之叙也讒言有毒故比申生曰言之大甘其中必苦讒亦身旋耳而苦於事大讒固不可信也次之人之為言

苟亦無與

信者濤張為幻則信之信與舍旃從耦吾与點也之与言相雷同也

舍旃苟亦無然人之為言胡得焉

四句每章覆

相聯故上二句屬上朱注亦通

采芩采芩首陽之東

山之巔最巖僻也下與東耦晉都在首陽之東故下次於巔東

次於下，謹之大。人之為言，苟亦無從。與者，猶之相。者，最陰險，森惡。從者，有為之執，鞭之勢，蓋字之叙也。舍旃舍旃，苟亦無然。人之為言，胡得焉。是以左國觀之，獻公之感，於讒甚矣。是詩之所以直情，割切有由也夫。

采芴三章

唐國十二篇。古之晉八篇，武公一篇，而獻公二篇，為十之仇。

蟋蟀 揚之水 綢繆 杖杜 鴉羽 無衣 葛生
山有樞 椒聊 羔裘 有杖之杜 采芴

毛詩考卷十

毛詩考卷十一

秦國第十一。周梁之叙，齊幽、秦魏、唐陳，蓋自獻秦之後，故躋唐而秦次之。豈夫子之刪定欤。陳國小無主，固當後於秦耳。以幽終國風，蓋大義所存也。魏附唐上，而與唐升降耳。

車鄰美秦仲也。唯秦風有美詩三篇，凡詩亦盛於秦。仲為周宣王之大夫，鄭語所謂秦仲也。其音可想。諸侯之雋，且大，蓋稱襄公。國語考詳之。秦仲始大，發明無餘蘊。

有車馬禮樂侍御之好焉。侍御，執事也。好，容好。言馬猶周詩多農事，口士大夫後至者，見車馬之盛而美之，下曰並坐，則未至可知。

有車鄰鄰有馬白顛。秦祖造父為穆公御，非子為孝。未見君子寺。

人之令

將見則有人傳君命令之也其

阪有漆隈有栗

此也言物有其所以比秦仲之

既見

君子並坐鼓瑟

待寺人之令而入則秦仲士大夫燕而樂也或云擊麈扣缶彈箏

折髀之陋已變矣

今者不樂逝者其耄

今者猶今日也逝者言流年在苒苒之

人也見其鼓瑟而喜曰生而過國華焜燁之日今我不開口笑則大耄之嗟將及矣悔之何益○或云悲歌忱慨勉其及時以成名即安能邑邑待數十百年之意也

阪有桑隈有楊

南山有臺桑楊相偶

既見君子並坐鼓簧

笙繁

惡秦人必喜之今者不樂逝者其亡

亡激烈於耄言化為異物也

車鄰三章

駟馭美襄公也

駟馭與駟駟一例襄公在位十二年

始命

平王東遷地賜襄公始列為諸侯○前序重出秦仲下有

句合言之比省襄公下句分言之憂文可玩有田

狩之事園囿之樂焉

疏云獵在囿是域養禽獸之處其制諸侯四十里

駟馭孔阜六轡在手

在手言御者之良也

公之媚子從公于狩

媚子蓋公子之有宦者孔叢子有媚女字○公子狩四馬如鐵氣勢盛壯御者執其六轡左右周旋唯手所命宦子從公意氣軒軒車驟卒走而至於獵所○首章言始出二章言方狩卒章言獵畢

奉時辰牡辰牡孔碩

奉言真人逐君所也

公曰左之

使御者以車當

獸之左也三殺皆自左臠射之達于右臠臠前肉也舍拔則獲
真人翼辰牡其左而逐之一發而碩牡墮于前也

遊于北園四馬既閑

獵畢而還遊息于北園也既者詩辭也首章言出狩之勢故馬

唯美其盛壯此言遊息 輶車鸞鑣 輶車鸞鑣之相與尚

故馬亦美其儀容也 輶車鸞鑣 輶車鸞鑣之相與尚

肅雍也田車鸞鑣在鑣蓋扶馬勢也鸞鳥自歌 載獫

鳳鳥自舞多見山海經蓋鳥之美於聲者 載獫

歌驕色駿狗亦戴于北園馬正其銜體從容無復怒

鮮行爵以勞士大夫○狩則媚子在側遊則愛狗

在車喜其所媚愛而詠歌之下情親於上也故是

獫獨橋猶齊詩之盧令令不然懿公之鶴民怨咨

耳又案據八鸞鏘鏘則乘車鸞亦有在鑣

駟賦三章

小戎美襄公也 小戎而三篇相聯 備其兵甲以

討西戎 曰討曰征伐受前序始命文以示奉王命

以有事於西戎是人氣所以奮故詩有興

象國氣 西戎方強而征伐不休 言襄公數討之也在

莊公文公而襄公只有十二年伐戎而至 國人則

岐卒一句序是古傳非因史記不翅是已 國人則

矜其車甲 詩所以詠軍 婦人能閱其君子焉 通篇

車馬皆婦人美其武裝以勸厲之而後及其私情

發寢食以注心君子以禮自防是能閱也嚴餐之

戰武事也君子溫然恐不堪勞苦序所謂閱也案

釋序粗函能閱字出汝濱殷其雷室家大節也

小戎倭收 倭與淺一義秦謂之小戎蓋小於廣車故歛

車前軫至後軫深四尺四寸疏 五檠梁輶 五檠五

云升車自後而入故以深淺言 五檠梁輶 五檠五

言其皮革歷錄然歷錄猶弓之緣曰宛轉 游環 兩

東之欲其完固也輶車轆上曲如屋梁 游環 兩

駢外轡在服馬背上游移 脅驅 後係軫端當服馬

無常駢馬將出是環牽之 脅驅 後係軫端當服馬

廊廟之姿而寢方何為期胡然我念之征伐未休處於板屋下邑為會期乎我何故如是憂思之切切不能已乎為自疑之辭以見念念不可念之意所以為絕妙也
伐駟孔羣駟駟駟是駟介也是章九矛塗金錫

三角者平**蒙伐有死**蒙雜羽文也伐中干也蓋小

底曰錫**虎韞鏐膺**弓有虎皮之室而伐

五有苑文貌伐又**交韞二弓**疏云未用時**竹閑緄滕**

也爾雅金謂之鏐鏐即刻金**言念君子**是一句每章出

閉弓繫也狀如弓弛弓則縛閉於弓裏也緄繩也

滕約也繩以約閉而後納之韞也○伐駟下列各**載寢載興**方臥則起方起則臥寢只是頓睡也吳

辭人氣方**厭厭良人秩秩德音**良人猶曰邦

淑人令人好人一例非夫稱也秩訓歷歷媿媿安

也是合好人提提親之又條條秩秩智也望之泰

然邦之良而胸中有刀尺條理秩然也德音只是

言德也舊說或泥音字說聲譽所在若解

小戎三章

蒹葭刺襄公也平王曰戎奪我岐豐秦能攻逐戎

有周地是以戰勝開國不與列國同將以是為常

駟賦小戎所美亦在車馬兵甲田獵征伐其人情

聲教可想故君子**未能用周禮**字能取周地應未

作是詩以風切之**將無以固其國焉**又將失其地也治新

禮大發**蒹葭蒼蒼白露為霜**比也蒼蒼青黃也冽彼下

明經義

比也蒼蒼青黃也冽彼下

州也寒霜被之故蒼蒼變色以比秦水俗上嚴猛
使民戰栗焉蓼彼蕭斯零露漙兮正字是及周禮
辟之天時春日陽和也是所謂伊人所謂盟主所
序而提周禮古傳明徹所謂伊人謂故國古多
語例伊人猶曰其人是在是詩指周之遺賢也是句
出於白駒亦指周賢之將隱者是詩或本之歛或
古有是在水一方以言去人不遠也苟知國恤而欲
成語歛在水一方以言去人不遠也苟知國恤而欲
猶在溯洄從之道阻且長意也出自函谷遷于喬
此一例唯是賦中寓是意而已非此
木一側唯是賦中寓是意而已非此
體也東方之日東方之月与是同
雅意溯只是向也逆向而上曰溯洄洄回旋也
向而下曰溯洄游浮行也如說文溯洄始不通
宛在水中央在水一方者居然見之中水
兼葭淒淒白露未晞言將又疑結為霜也首章為霜
兼葭淒淒白露未晞言將又疑結為霜也首章為霜

以本俗殺伐之氣起之既受王命為諸侯而未
用周禮以懷柔民故曰未晞未已勁草苦寒秋露
蒼降幾何不馴致為霜乎取周地漢周禮國將遠
變於夷焉秦以其能夏為大君子諷上婉而綏
所謂伊人在水之湄不得其人則不可以興周禮
淒淒之習焉疏云湄水
艸交際之處水之岸也
溯洄從之道阻且躋
故頓
升故曰躋而溯游從之宛在水中坻
小坻
兼葭采采以詩律推之首章言其色
白露未已晞未
已駢於為霜之後是詩之叙全在此
所謂伊人在
水之涘周之遺賢能用周禮者也改肅殺之弊宜
禮當兼五禮及諸侯之事會之秦始列為諸侯故
稱周禮非也是諸所以取此宜明辨之周禮獨主

治民言之溯洄從之道阻且右是躋上也右旁也溯游從之宛在水中沚中央之諸也爾雅水中可居者曰沚小沚曰沚

兼葭三章

終南戒襄公也摭詩及序終南是先於駟驥然車

周地逐西戎遂有其地故曰能取子前序未能之

始為諸侯受顯服駟驥所謂大夫美之

故作是詩以戒勸之也也字摭

亦破西戎詩言襄公廟朝之

本補○序稱戒列國唯是已大雅有戒成王三首

揚其美而微風切之正乎是詩符以為戒詩古格亦可矣書曰戒之以休序果高明哉

終南何有有條有梅輿也載見辟王曰求其章之意

采曰何有者即求之之辭也終南周之名山先王所瞻仰以是取興遠如雲漢之於文王豐水之於

武王是國風所獨也○爾雅柚條注似橙實

至止錦衣狐裘至言假廟蒞朝也方叔涖止語例

顯服焉秦仲以來世有武功故受是顯服為襄公者可不戒乎○玉藻君衣狐白裘錦衣以揚之

顏如渥丹一句是其君也哉立於廟朝儼然有光

容者也前此秦戎狄之習也今而今中原諸侯列而朝覲會同宜慎人君風裁以滌昔日之陋

終南何有有紀有堂紀山基毛必有摠爾雅畢堂牆

堂之牆言平正也案下有基而上有堂所謂南山之壽不騫不崩者欲君子之黻衣萬年也頌云自堂祖基蓋因終南有堂配以紀成辭也朱注恐臆口條梅山之材紀堂山之體君也哉言今日壽考不忘望於將

君子至止如朝辨色始入君日出而視之大夫備而君乃至

黻衣繡裳侯伯鷩冕七章而下疏云黻在裳曰黻衣者衣大名與繡裳異其文耳案陸佃云首章言燕服卒章言祭服然否凡詩後者重於前則陸得大義禮重臣頭愈俯主佩倚則臣佩垂

主垂則臣委故首章言顏卒章言佩黻衣亦見裳下繡合衣裳統之也紀于堂衣與裳並在上下

精緻○衣狐白覆以素錦是中**佩玉將將**一句是

改玉改步**壽考不忘**四字而語壽考析其天祿也濟濟中節

君子是實年祚永久而德音不可忘者也襄公以武功為秦祖故以燕翼垂統子孫不忘之業望之

即游揚其美以戒勸之者○是詩風格迥雅○第

終南二章

黃鳥哀三良也穆公既死所主在哀三良

有麻曰留子嗟留子國序亦**刺穆公以人從死**左

曰國人作是詩淵哉序子與序符合刺字

曰死而棄民則穆公有遺命可知與序符合刺字

與前序美字並不可與他例觀焉是追刺也非風

刺夫哀三良私而不公必繫一人之本是周**而作**

是詩也考史記襄公之後四世武公初以殉葬又

殉文則史記恐雜說或云穆公無遺命是康公之

罪也不合古序左傳臆說耳

交交黃鳥止于棘興也反體以小鳥且得所以反興

良人而失所焉縣壺是比體不容

交

強合。○交交，小宛。桑扈，傳皆曰：小貌。案爾雅：大簫謂之言，小者謂之篋。注：篋，小也。足相微。桑扈，篋。飛往來貌，似因字臆義。誰從穆公子車奄息，穆公稱諡則既死。

維此奄息，百夫之特。在百夫中而特出者曰防。曰

三良之殉，亦一時感繫。臨其穴，惴惴其慄。自此秦人哀慕之

之慕也。說生納之壙中，大誤。彼蒼者天，殲我良人。辭，祖其葬所而臨

合三良而言。如可贖兮，人百其身。主一良而言之，故曰百。百夫而

一人，故百人殺身以贖一人也。武公之殉六十七人，穆公則百七十七人。雖雜說秦人氣勢可想。

交交黃鳥，止于桑。苞棘苞桑，黃鳥。誰從穆公子車仲

行。三良皆稱字，歛稱名，歛宜。維此仲行，百夫之防。定於一以仲為名，非所疑。維此仲行，百夫之防。

狄鹿彌建，大車之輪，以當一隊，亦百夫之防也。防言一力抗百夫而防禦之。臨其穴，惴

惴其慄。三良小人所庇而於此歛。彼蒼者天，殲我良人。俯慄於穴，仰則號於天。是詩人撲寫。如可贖兮，人百其身。

交交黃鳥，止于楚。使三良不知其所止，穆公誰從穆公子

車鍼虎。是詩只以三良為叙行歛位歛。維此鍼虎，百夫之禦。予曰：侮言虎臣也。古大夫入臨其穴，惴惴其慄。彼蒼者

天殲我良人，如可贖兮，人百其身。左傳：君子是以

征。是詩即秦國變衰之始也。至康公，果然棄其賢

良矣。朱注：訛左傳不論王政不綱，諸侯擅命，殺人不

不忘之非噫，書生常談也。在左傳不綱擅命，既已

奮矣，又何言及且殉百七十七人。左傳所不記。

黃鳥三章

晨風刺康公也

以晨風權輿始終之蓋編意也始於賢者可去者去而終於不可去

者忘穆公之業

孔子謂穆公首拔五段授之以政左傳奉人周與人壹遂霸西戎用

孟明也穆公是用所

始棄其賢臣焉

據史記秦仲以後至穆公

十一世無闇君康公不能續先業以棄賢臣故曰

始前序三始字皆創業之美至是又稱始反應之

駝彼晨風鬱彼北林

比也華鳥鼓翅翬翬歸於北林以比賢臣見幾而作不終日焉

晨風北林是秦声之烈也亦以著其人果毅

未見君子憂心欷歔

既奮

而求君未見如何

如何如何忘我實多

怨其不念前勞而轉我於

憂也又得志而傲失之故切責急迫所謂始棄者孔子路曰不仕無義此賢臣在孔門其猶子路絕

不肖閔子原憲先名實重世用者也穆公富國強兵以進取為事其所任使可知然詩人所詠歌之在風康公以復舊業故其辭皆提康公耳而面命之者也以下如晨風者立言主風規故也

山有苞櫟隰有六駮

比也以物有其所比人有其宜焉失位家居非我宜也久得其宜

而傲失之故懷旧憂今矣櫟桓公賦茅是也駮赤李其子赤取其有實而駮之六當作樹蓋交字上畫重而奮樹字其說在毛傳前未見君子憂心靡樂

賢臣方慕穆公而求君子求而未得心鬱鬱不自適是必見君子而後樂者也康公若能遯遊從之猶可以反之何不及其未

任他邦召之喻康公切矣

如何如何忘我實多

我與先君同心者忘先君者也將下如先君之業何序所謂穆公之業即賢臣所弼成也

山有苞棣隰有樹檉

棣常棣六月食鬱是也檉山梨併與櫟駮四木皆以有實可食

取對蓋不甘飽瓜之意也。越境必載質，吾豈飽瓜乎？何仕非君，得見君子，我亦得我所矣。喻已有材而資他邦之可惜。○首章比意不與，未見君子憂心如醉，忽忽不自安也。穆公益國十二開地千里，於憂至此乎。如何如何忘我實多，二句三覆，以著其猶心不能脫然如遺焉。風意切切，古義斤斤。

晨風三章

無衣刺用兵也。

黃鳥晨風匹也。受之以無衣而三篇相聯，編首之及應也。是詩宜與

小戎秦人

因王于興師稱刺其君

康公也。康公卒十年而陳靈公

殺愛風好攻戰

亟用兵

康公數與晉戰，遂至東道不通，六字發王于興師之

義。○穆公伐我，開地千里，民無謗言，與民同欲也。伐我，本王命也。康公荐于伯國，構怨豈民所欲乎？

而不與民同欲焉。

謂夫征伐自天子出，三軍皆同

心同德，有戰必勝之勢。詠歌之以刺其君，亟戰用

豈曰無衣與子同袍。

卒伍相語之辭也。三軍一欲則卒伍亦有奮心，其上可知。袍，衣

裳連下至跗者著以王子興師

秦君以王命出師也。小雅王于出征

言王命吉甫脩我戈矛

戈六尺六寸，箇矛二丈四寸。

與子

同仇

同仇則相與張膽，患目軍有威怒。○豈謂子

我將執戈矛以予子同彼仇，我爾身也。飢寒死生願與子如一矣。小戎之於車甲亦三軍一欲故也。

豈曰無衣與子同澤。

澤近身衣也。膚澤所祀袍可表

澤為澤矣。口說文作釋。云袴也。案袴，脛衣，非是。詩中羣。王子興師。據史記，秦

於宣王，襄公命於平王，以討西戎。文公悉平岐，以

西亦終平王命也。故小戎亦曰：征伐是秦人所宜

謳歌也。夫王命興師，諸侯之職。脩我矛戟。戰一丈

也。好戰，亟用民，失度甚矣。命，吾君厲飾我將，致

與子偕作。死，敵王愾行，有日。我與子偕發矣。子莫

我先，我不後。子既為同生，同死之身，又何不同澤

乎。子之澤猶我之澤，互相用而一視之。二人各自有衣，豈

豈曰無衣，與子同裳。裳，下帶也。我二人各相用，無有

彼我矣。人情忘。王子興師。王不出師，秦不從。王征

伐，其說曖昧。是詩言同欲之師，則脩我甲兵，不止

同澤。旼旼於同袍，同仇故，偕作偕行，皆叙也。與子偕

行。我與子同仇，而偕作偕行，役身於王事，在是行

也。我戈矛甲兵，唯子所用，我不獨生，子不獨死。

無衣三章。渭陽康公念母也。秋是詩，而曰念母，真是古義。是

不闕國家，唯取其念母。故錄是附編末。康公之母

○公羊莊元年，念母字五出，蓋古言。康公之母

晉獻公之女。左傳曰：穆夫人曰：文公遭麗姬之難

以讒，未反而秦姬卒。穆姬怨惠公而晉無寧歲，其

出奔，所以念穆公納文公。惠公以子圉為質于秦，六年

母也。志康公時為太子。穆公納文公，逃歸，故穆公納文公，是其本

也。陽，送人以物曰。念母之不見也。故省曰字。孟子多

贈送人，以物曰。念母之不見也。故省曰字。孟子多

例不見言不在也。我見舅氏如母存焉。文公之入，而不及康公送文公，一喜一哀，唯為母故，心綢繆於文公也。母之愛慕舅氏，其言在耳，不忘今而得見，則風采德度果然有協于素聞，宜矣。母之愛慕之不已也，念之又念，髣髴言容如見。先妣先妣不在此，舅氏及其即位，言文公入而定位也。渭陽之別，知位定而後母之志，思而作是詩也。故不曰念遂矣，康公之喜可知。我見舅氏如母存，使母存而及，遂涉渭而遠至水北，疏云雍。何以贈之路車乘黃，在渭南，晉在秦東，行必渡渭。諸侯之車也，蓋馬亦尚黃書云布乘黃朱明堂位，周人黃馬蕃鬣，康公曰不腆車馬以慶舅氏之位，君大國焉，嗚呼先妣之以是待舅氏也，又矣，故先獻之。

我送舅氏曰至渭陽

何以贈之路車乘黃

我送舅氏悠悠我思

足錄蓋錄是詩者取康公孝思也。序欲示是義，故脩多少辭以申明之。不然，是詩無關國家，且齊桓而桓文無詩，衛之木瓜，秦之渭陽，或是周樂不沒二伯之意，欲何以贈之。瓊瑰玉佩也。言瓊瑰或曰珠，或曰玉佩，或曰石次玉，康公曰從之以瓊瑰玉者，以臨我中心之信也。舅氏入而改步以觀天子，以臨諸侯，尚比德焉，以成我先妣之志，我亦願藉玉趾而鏘鳴於舅氏腰下矣。

渭陽二章

權輿刺康公也

權輿刺康公也。渭陽猶附錄是詩，以康公之衰終公遂霸康公不。忘先君之舊臣與賢者也。先君穆公明秦乃衰矣。

十九年舊臣其所久任使所謂耆長舊有位之人也故聯以賢者是詩子晨風相始終序文相變增舊臣者示有不可去之義也孔疏句絕舊臣誤也

有始而無終也終也承權輿句也夏屋有始而無終也無餘無

於我乎夏屋渠渠言穆公之寗也夏屋大今也每食

無餘內則父母既食恒餒鄭注于嗟乎不承權輿

父作之而子承之言今也康公不續先君之寗禮也于嗟乎猶如何如何然彼猶有望是則已矣不承權輿猶忘我實多然人有去留故言有婉直或是一史氏之作歟

於我乎每食四簋籩內圓外方受斗二升或木或瓦籩而總之也玉藻君朔月四簋言黍稷稻粱也亦不言籩且秦大夫豈日食四簋乎盛其辭以言食

今也每食不祿之富耳或以每食為每君賜我食似泥每食三出只是懇飢之意也

飽杜詩甲第紛紛厭梁于嗟乎不承權輿叙詁權輿始也

此賢者似柳下惠似北門忠臣似栢舟仁人絕不肖晨風賢臣或云禮自衰而不去亦可恥非也康公棄賢忘舊有去者有留者晨風雖潔權輿非汚人有其性又有其分各有義猶般有三仁君子以二篇賢者異行而同德竝錄以傳之變風終於陳靈公其它秦康公最在諸國之末

權輿二章

秦國十篇

車鄰 小戎 蒹葭 黃鳥 無衣 渭陽 權輿
駟鐵 終南 晨風

毛詩考卷十一

毛詩考卷十二

陳國第十二

陳自幽公至靈公，不出一明主。唯穆公無忘齊桓之德，為美事。故季札曰：國無主，其能久乎？○陳詩：人或輕之，侮矣。篇篇皆新，鳴球有奇者矣。○三恪尊於諸侯，卑於祀宋、春秋自齊桓以前，陳在衛下，以後則在衛上。終春秋之世，蓋齊桓正王爵也。

宛丘刺幽公也

游蕩無度焉

子之湯兮宛丘之上兮

明游蕩無度焉，是序與匏有苦葉一格。言其淫昏，姬好祭祀，用史巫，故其俗巫鬼，引宛丘東門之宛，為證。噫，是豈三家雜說，欲古序可以雪大姬之冤，子之湯兮宛丘之上兮，夫子汎指游蕩之人，君以士大夫，斥君也。呼君曰子，公羊濫稱耳。宛丘，天下一宛，宛中宛之一，其豪華可想。陳都於宛丘，側○爾雅：宛中宛。

淫荒

昏亂

坎其擊鼓宛丘之下
彭彭之材翽翽之器猶鴉羽蟀
之時值其鷺翽先翽後翼詩人之辭精微如是
大暑之時值其鷺翽先翽後翼詩人之辭精微如是
坎其擊鼓宛丘之道
擊缶於道已甚缶以汲水以盛
酒以節樂易曰鼓缶而歌口擊
缶詩不別出蓋胡公之文真闕父為武王陶正陳
實以其利器用闕國故缶一出於陳欽大舜陶於
河濱考工記無冬無夏值其鷺翽周禮舞羽吹籥
有虞氏上陶

宛丘三章

東門之枌疾乱也

亂淫乱也貴女游蕩故曰疾明
言其人直言其不續疾故也首
辭曰疾者是詩及濕幽公淫荒風化之所行而歌
有蕙楚也宜相照考
舞於道百家成俗可知陳之游蕩幽公敝化也非
大姬所知左國言大姬皆崇而無貶武王寗女而
在周公時豈有淫祀巫風乎且是詩男女棄其舊
繫之大姬所刺果何人嗟古序尊矣
業鄭公軍不曉是意
詠女則男亦可知
路因前篇擊缶
于道造句如是
歌舞於市井爾
男女屢會於市井
東門之枌宛丘之栩
枌栩之陰男女
所歌舞戲謹
子仲之子婆娑
其下
傳子仲陳大夫氏按三良子車氏亦同蓋以
祖先之字為氏者子仲之女蓋巧歌舞者

穀且于差南方之原

少年輩以美日差南原之女舞也。春秋公子左如陳葬原仲，必

必是貴遊子弟也。○春秋公子左如陳葬原仲，必有蠻芋荊芋古言可推。又案原仲之仲亦以其先子仲其行仲故以為家號。猶趙孟知伯之例。牧然則子仲與原非異族也。詩蓋詠原氏，不績其麻，市

也婆娑

市非貴人所遊。周禮命夫過市罰一蓋命也。婆娑婦過市罰一惟今於市歌舞其亂可疾。

穀且于遊越以鬻邁

必稱且者所謂朝夕不休息之

意遊乃東門宛丘及市也。鬻者糶聚叢會之意。言男女成叢而邁也。至是章表出淫亂之狀。前章之鬻邁乃為謀。是一着故也。齒公之亂。漆視爾如收貽我握椒。少年思媚其女如愛也。以爾我字狀之。健筆隽語。鄭朱未達。○椒蓋女子容臭所用。握字見其褻黷。雜詩云臂環致拳拳。

指環致般勤耳。珠致區區。香囊致扣扣。據是則貽容臭亦情好之密欬。

東門之粉三章

衡門誘僖公也

幽公子在位卅六年當厲宣時。○

序可尊

愿而無立志

純懋自畫不能勉強進取也。舊說曰國小饒舌也。僖公時

諸侯未兼并序。故作是詩。詩之辭志士貧而能樂固不言其國小。以誘掖在傍扶之。其君也。僖公下也。試以考槃。又曰其君亦古雅之辭也。猶吾黨有直躬者其父攘羊而子證之。

衡門之下可以棲遲

通篇皆此也。此言居室之陋是

也。蕩蕩戚戚志也。以比凡人苟能立志則可以有為焉。下句亦一意。夫嗟臥衡門而水慰飢人君其

能須臾焉乎。以是思苦味。爽石頭何勞之有所。以誘之也。飲食男女人之大欲。加之居室。豈不善乎。喻之洋洋。不猶彼泉水字相通。洋洋不竭也。是乎。流衡門旁者言小流也。蓋然流水洋洋不竭也。是矢之汰汰。儻似說文。泌依流與。可以樂飢。此言飲飢而飲水人之至苦也。然古之人有立志於斯者。非大祖大舜乎。其耕稼陶漁之日。安是艱苦。悠然若將老身焉。無它尚志也。今君生而坐夏屋。飽梁肉。受天之命。君臨千衆之國。而自畫自棄。不能奮志。作興百事。何不以大祖側微之苦節為心。自激昂。而用之民人。社稷乎。至誠感神。鳴鳳可聞耳。

豈其食魚必河之魴

是章豈必二字。是字眼。比意。所事物之無必焉。以人論之。其有賢愚剛柔性也。苟立其志。日進不已。雖愚必明。雖柔必強。舜何人哉。

我何人哉。是詩之志也。後章似因首章食魚。自下句來。取妻自上句來。衡門非齊姜所棲。泌流豈無一竿魚。飢者易為食。魚皆河魴也。琴瑟苟和。縞衣綦巾。亦齊姜也。可以棲遲。○里語曰。洛鯉伊魴。貴於牛羊。豈其取妻必齊之姜。後大姜邑姜其頭久矣。舊說曰。大國未確。僖公卒後。齊莊公立。齊之興自莊公事。詳鄭語。○志士衣褐。放言曰。橫臺十成。紂不能居。而衡門我居也。鹿臺鉅橋。為人積財。而泌水我食也。大牢不享。棄玉妃。而出奔。而我則終身飽食。與妻挈終古矣。苟喪志。萬衆不能自樂。我之不改其樂。何哉。曰志是詩之辭也。

豈其食魚必河之鯉

鯉貴於魴。宋子尊於齊。姜二章神農書曰。豈其取妻必宋之子。魚必魴必鯉。則食則或為鰥夫。立志者。而曰必天才。必天性。則終身無成矣。夫魚不可不食。妻不可不取。故志不可不

豈其取妻必宋之子

魚必魴必鯉。則食則或為鰥夫。立志者。而曰必天才。必天性。則終身無成矣。夫魚不可不食。妻不可不取。故志不可不

立志苟不立，無麟失鳳，亦將不饜。況河鯉是耳乎？苟失其志，雖妻帝之玉女，將反目也。況宋子是安乎？故能立志，則勉強刻苦，可以易易。豈必才之美，如河鯉，天爵之尊，如宋子，而後為明君賢主矣。立一篇之意，特在可以字。豈必字，而為明君賢主矣。立志者，日乾夕惕，無恒安息，故取貧土苦境比之。

衡門三章

東門之池刺時也。辟如幽公淫荒，子仲嬖娖，貴人

昭之疾其君之淫昏。時之淫亂，其君而思賢女以

配君子也。序凡三出，閔雖之君子，亦夫也。車牽，斥

曰其君，又曰君子，三出三變，閔雖曰樂得淑女。故

東門之池。沈守正引水經注云：陳城東門，可以漚麻。

興也。漚，久漬也。出考工左傳：毛訓柔，甚恹以清水。桑物興，淑，女婉，婉之化焉。三章之女，漢廣一例。逐章而下，彼美淑姬，姓也。是異可與晤歌。晤，暱也。暱，同暱。暱，又作暱。見也。又爾雅：暱，偶也。故箋云：猶對。○麻，衣服之良材，故受以晤歌。紵，次之，故受以晤語。菅，最下，故受以晤言。周禮：樂語，明分，言語為二。夫晤歌之，女，邦之媛也。麻，辟則君也。晤語，次之，紵，辟則卿佐也。晤言，又次之，菅，辟則大夫也。其君淫昏，故大臣亦多色荒，所語配君子，主君而被大臣，即刺時也。亦東門之池，可以漚紵。紵，苧也。以織布，王褒僮約：多取其裏。苧，益作。彼美淑姬，可與晤語。語者，委曲陳情也。雜記：三年之喪，言而不語。公劉傳：直言曰言，論難曰語。可與言，未可與語。可與語，未可與言。是詩之難，曰語。東門之池，可以漚菅。夏華者，茅秋華者，菅。左傳：拘鄩

傳一編也。彼美淑姬，可與晤言。窈窕淑女，琴瑟友之。德音來教，晤語也。要彼諸姬，聊與之謀。晤言也。是詩之妙，全在三。謳三晤，因韻用字，奇絕至此。真神造鬼構矣。邪說以為淫詩，噫，碌碌凡物，何足以列於周樂乎。夫唯古序，仰之彌高，篤雅君子，其崇戴之。

東門之池三章

東門之池，刺君與大臣也。若汎羊先，東門之墀，著先東方之日。昏姻失時，因詩曰：此其例也。乃知序是不刊之典。昏姻失時，因詩曰：實手，所謂昏姻之道，缺是玩。男女多違，男者多也。女違也。是序与羊相變處，可玩。親迎女，猶有不至者也。既成，疏誤，昧序大體，故也。親迎女，猶有不至者也。既成，多字，法左傳，多出。故曰：猶詩所賦，著時俗淫亂之甚。○子云：壻親迎，舅姑承子，以授壻，恐事之違也。以是坊民婦，猶有不至者。

東門之楊，其葉牂牁。壻在車而途中所見也。楊葉貌，所見已，而刺失時，包在其中。○是詩之妙，在形容之辭，真奇巧也。牂牁取於牝羊，肺取於肺藏，猶麋麋之例。昏以為期，明星煌煌。日入三刻，為昏。此壻既奠，雁降出，而女不從，使壻執綏，大門外而久於婦車也。親迎而佇立，欠申，仰星，必是時。○煌煌，火哲，从日，詩以是取叙，此其巧也。易象，大人虎變，其文炳也。君子豹變，其文蔚也。亦以火与艸分之。

東門之楊其葉牂牁

昏以為期，明星煌煌。日入三刻，為昏。此壻既奠，雁降出，而女不從，使壻執綏，大門外而久於婦車也。親迎而佇立，欠申，仰星，必是時。○煌煌，火哲，从日，詩以是取叙，此其巧也。易象，大人虎變，其文炳也。君子豹變，其文蔚也。亦以火与艸分之。

昏以為期，明星煌煌

昏以為期，明星煌煌。日入三刻，為昏。此壻既奠，雁降出，而女不從，使壻執綏，大門外而久於婦車也。親迎而佇立，欠申，仰星，必是時。○煌煌，火哲，从日，詩以是取叙，此其巧也。易象，大人虎變，其文炳也。君子豹變，其文蔚也。亦以火与艸分之。

東門之楊其葉肺肺

此肺字之妙也。肺六葉，兩耳凡八。昏以為期，明星皙皙。昏姻禮缺，則男女必多違。葉，留他色，欲初見，壻不悅，欲陳之，君大夫色荒，如前篇則大姬之國人如犬馬，有自來矣。無主也。夫。

東門之楊二章

墓門刺陳佗也

傳公卒四月史記以佗為厲公大誤

亦序為古傳之一徵也○稱陳佗與忽州呼同皆當其為君風之者然三人春秋所不君故名桓六年經蔡人殺陳佗蓋在詩陳佗無良師傅曰佗皆增佗一出與忽同故冒國陳佗無良師傅曰佗皆增

不良之臣也詩以至於不義左傳文公子佗殺之微婉序悉之

加於萬民焉惡名播於國人也疏云定本直云民惡於萬民焉而誤贅萬字耳文既雷同且特稱播其

民亦何義邪○不義之惡是不良之臣所為故作是詩以告其速黜之也惡既加於民則不為退不良

人心不服顛倒思予戒後患之辭或去陳佗殺不後作之非也或云見其有逆釁而作之又非也列國無刺公子大夫詩

墓門有棘斧以斯之

可比也棘蓋墓厲葛生鳴鳩青蠅以斧戕賊之乎以比陳佗位凶性頑而棘難長况焉孟子牛山之喻或自此出欬佗未王命未會於

諸侯君位之凶者而才故比墓門之棘○呂覽子之脯一胸曰斯食之注斯折也爾雅斯離也言

離析之韓非子使人伐之三四也夫也不良國人知之彼師傳不良以謀不義雖自揜乎眾皆知之也夫

也猶曰彼人也家語夫也中之左傳是夫也不唯傳以逆臣為不良猶不令之臣左知而不已試可乃已言

奪其爵秩退之也天奪其魄者誰昔然矣是句言

未句言將來也相映爾雅誰昔也陸佃云猶曰

疇昔得之佗為公子時當為不良之臣所惑今既

即君位依舊不曉其為不良之故

曰自昔然矣亦其奪魄之狀

墓門有梅有鴉萃止

此也。梅據鴉鳩之詩。與榛棘為藩。則蓋墓厲亦樹之也。梅可愛。

嘉卉也。鴉惡聲。況非一鴉乎。以比陳佗集羣小而自絕。民望焉。在左傳佗及鄭伯盟。軟如忘。所以比棘也。諫陳侯曰。親仁善隣。國之寶也。君其許鄭。所曰比梅也。夫也不良。歌以訊。

之。雖國人知之。兀然如木。偶人無退之之心。眾將有一且蜂起之勢。故作是歌。而面告之也。苟去

祭。鴉人誰惡。梅蓋陳人。惡是師。傳猶鄭人於峻。訊予

不顧顛倒思予。得上予不辭。或云當依前章作而字。顛覆將無日矣。嗚呼。今而不顧。將顛覆之日而思

予言以噬齊耳。

墓門二章

防有鵲巢憂讒賊也

采葛曰。懼讒也。此曰憂者。文相憂也。如賊字者。不唯如采

葛而宜公多信讒。防邛唐非外。內上下邪。鵲苕。璧已。非多讒邪。口陳佗卒三世。君子憂懼焉。因切切

為宜公。然相距厘十五年。君子憂懼焉。因切切。防有鵲巢。防。堤也。築以捍水者。鵲巢其樹木。曠日網

防有鵲巢

繆而成。是以固。以比浸潤之譖。百方構之。焉。費無極。譖太子建。先勸王納其妻。而大城。城父

寘。梅。踰年。而以報告。一言逐之。可謂鵲巢之讒矣。印。有。苕。苕。比也。傳。印。丘也。苕。草也。按。毛。以。苕。為。陵

延。高。登。以。比。自。疏。及。戚。自。賤。又。貴。履。霜。堅。冰。砥。糖。及。禾。之。類。焉。旨。皆。比。其。言。耳。也。盜。言。孔。耳。亂。是。以

餞。旨。也。揚。園。之。道。誰。併。予。美。心。焉。切。切。誰。也。郭。引。猗。于。畝。丘。苕。也。切。案。併。譎。通。作。也。

書。併。張。為。切。案。併。譎。通。作。也。予。美。指。君。切。切。序。所。謂。憂。也。

中唐有甓。與陳廟庭之異名耳。其實一也。案。中唐言

中唐有甓

與陳廟庭之異名耳。其實一也。案。中唐言

廟中之唐也。璧以甄敷道也。百合一成。以比內讒。成黨如出一口。焉。廉姬與中大夫二嬖。優人黨。以構大子及橐。卻徵於孟姬。辛弁向戌黨於伊戾。是中唐之璧也。中唐比讒在內者。與防在外者對。或云。唐塘璧。薛寫誤。案。印。有。旨。鷗。比也。爾雅。鷗。綬。郭。璧。子巢對。決非寫誤。案。印。有。旨。鷗。云。小草有雜色。似綬。案似綬。言其花。以比綠。飾邪。慝。巧。言如組。焉。郭。兮。菲兮。成是貝錦。是也。○爾雅。非人謂之丘。郭。云。地自然生。案防。子堂。途。皆人造也。匠人所掌。故。誰對而成。辭。莒。子。鷗。花草也。是宜於丘。故。並。曰。印。誰。俯。予。美。心。焉。惕。惕。雅。序。所謂懼也。心焉。數之。出。小。

防有鵲巢二章

日出刺好色也。蓋亦靈公時也。此曰在位。株林曰。儀。欽。徵。舒。似。女。亦。似。君。夏。南。不。思。孔。儀。而。怒。君。則。孔。儀。之。毒。先。於。君。可。知。月。出。先。於。株。林。以。是。效。詩。

無通篇形容美人。若是者。所謂佞人。蓋夏姬欽。在。位。是。詩。形。容。美。人。而。曰。勞。心。悄。兮。不。好。德。而。說。美。色。焉。好。德。在。位。所。宜。好。疏。云。德。色。不。得。並。時。好。之。既。

月出皎兮

本興也。說文。皎。月之白也。親文。佞人僚兮。僚。字。並。又。從。女。取。於。月。以。興。焉。著。佞。人。之。夜。遊。也。况。治。容。眩。於。人。乎。女。誡。曰。出。則。窈。窕。成。態。姦。又。有。淫。義。左。傳。棄。舒。窈。糾。兮。容。態。自。舒。而。脫。兮。來。是。形。容。位。而。姦。舒。窈。糾。兮。容。態。自。舒。而。脫。兮。來。是。形。容。妻。曰。美。而。豔。詩。之。僚。擿。燎。是。美。也。窈。窕。受。天。紹。是。豔。也。殺。孔。父。奪。之。勞。心。可。知。禮。記。君。子。之。容。遲。勞。心。悄。兮。是。勞。心。果。何。事。哉。詩。人。似。有。意。以。下。三。篇。陳。之。所。以。致。滅。亡。也。

無通篇形容美人。若是者。所謂佞人。蓋夏姬欽。在。位。是。詩。形。容。美。人。而。曰。勞。心。悄。兮。不。好。德。而。說。美。色。焉。好。德。在。位。所。宜。好。疏。云。德。色。不。得。並。時。好。之。既。月。出。皎。兮。本。興。也。說。文。皎。月。之。白。也。親。文。佞。人。僚。兮。僚。字。並。又。從。女。取。於。月。以。興。焉。著。佞。人。之。夜。遊。也。况。治。容。眩。於。人。乎。女。誡。曰。出。則。窈。窕。成。態。姦。又。有。淫。義。左。傳。棄。舒。窈。糾。兮。容。態。自。舒。而。脫。兮。來。是。形。容。位。而。姦。舒。窈。糾。兮。容。態。自。舒。而。脫。兮。來。是。形。容。妻。曰。美。而。豔。詩。之。僚。擿。燎。是。美。也。窈。窕。受。天。紹。是。豔。也。殺。孔。父。奪。之。勞。心。可。知。禮。記。君。子。之。容。遲。勞。心。悄。兮。是。勞。心。果。何。事。哉。詩。人。似。有。意。以。下。三。篇。陳。之。所。以。致。滅。亡。也。

月出皓兮佼人憺兮爾雅皓光也唐詩白石皓皓釋

姝也案字書憺又作舒慢受兮蓋去優柔之義不

柳或作媯美好也舒慢受兮遠大氏蕭尤韻多

形容字後世所用妖嬈嬌嬈儂衰嬈裊勞心慳

綴杳嬈夫矯竊窈兮是詩舒遲形容相似勞心慳

兮慳音驗說文動也消銷削消梢梢鞘鞘勞心慳

胸等字可以類推慳也勞心慳

燥躁也言憂而不自安勞心慳

月出三章

月出照兮卒章取變皎兮皓耦而佼人燎兮燎受照

色照人也彼照人者舒大紹兮桃之夭夭匪紹匪

天上月欣地上人也舒大紹兮滋字典俾紹又作

要紹舒勞心慘兮舒大紹兮是詩一懽說文懽

緩貌舒勞心慘兮舒大紹兮不懽一懽

韻三成而字字皆協鵲巢居與巢叶則舒舒大紹兮

亦叶月字出人心亦韻獨格之奇調也舒大紹兮

株林刺靈公也靈公以宣十年死淫乎夏姬衷相

于朝于孔儀南冠如夏氏驅馳而往如載驅之薄

畧然朝夕不休息焉書曰不惟自息乃逸

胡為乎株林從夏南兮疏云定本無兮字案孔氏書

之匪適株林從夏南兮株是夏氏邑其野

孔氏原本匪適株林從夏南兮有林公欲如夏氏

有靡耻之心以適株林為辭而出故作詩曰株林

之遊此胡為乎乃不斯須而去必從夏南燕樂耳

乃知適株林之命是口實而從夏南是其本意也

造語絕妙甚新口實而從夏南左傳戮夏南

駕我乘馬說于株野發稅而不食匪適株林可知株

林林野猶泮宮之
詩有泮水泮林
乘我乘駒朝食于株
公以適株
至于株野稅駕少憇焉然不斯須于此而直馳至
夏氏也至而後朝食則其見星而發亦可知即朝
夕不休息之模寫也株即夏氏居非林非野公之
從者或乘馬或乘駒以稅于野食于株有於陛下
甚樂羣下甚苦之意○疏云說于株野夕至也朝
食于株朝至也案說于桑田豈露宿之謂乎

株林二章

澤陂刺時也刺時俗之言靈公君臣淫於其國公卿

宜淫於國故曰淫於其國言字下有此八字則男
八字之意亦詩中所言也此一揚摧孔疏大粗男
女相說憂思感傷焉此乃時俗之淫荒也是詩同
章而二三則顧盼首章鼓吹之也然愈出新讀
者先得詩人立格而後細釋之

彼澤之陂有蒲與荷比也彼者身在此而望之歆艷

內水中荷言芙蓉之莖葉也蒲及荷並生萋萋然
美以比夫婦配耦之好焉是女慕悅丈夫而有奔
隨之心故言所見以寓感也○上曰蒲有美一人

傷如之何雖感傷之甚不能遂蒲荷之好也二章

是一句看一環寤寐無為涕泗滂沱寤寐無為凡
貫兩環者乃見

彼澤之陂有蒲與簡簡所謂古時水澤之蘭也非陸
蘭取其香菡萏取其美此有美一人碩大且卷說
女悅男之辭故美物比男

不續其麻國俗至此訖非人境靈公君臣之淫惑
慘哉詩人妙寫之涕泗一句亦當置悄悄伏枕下
說之

髮好也容體鴻壯鬢髮如寤寐無為中心悄悄此

畫思之在茲傷如之何寤言之卒章以寐言之興則無須更不憂思又何為乎涕泗滂沱目腫已

彼澤之陂有蒲萐萐卒章取萐萐荷華也是詩一

通夏姬之意淫風所自全在此詩人之有美一人微意故序曰言靈公君臣淫於其國

碩大且儼卷言其顏貌儼言其容儀抑子南夫也

之狀貞雖曰刺時風意所指乃寤寐無為輾轉伏

枕寢則不能安其枕涕泗滂沱象篔簹皆治耳伏枕

叙在荷蘭萐萐漆洧象蘭在三月荷華在六七月

澤陂三章有蒲與荷碩大且儼傷如之何輾轉伏枕涕泗滂沱

陳國十篇

宛丘 東門之池 墓門 月出 澤陂
東門之粉 衡門 東門之楊 防有鵲巢 株林

毛詩考卷十二

毛詩考卷十三

檜國第十三

或姓也祝融之後鄭武王滅之

羔裘大夫以道去其君也

去君之詩唯羔裘辭氣

和平身去而心眷眷者雄狐碩鼠雖所遇不同致為臣之道唯羔裘可以為摸楷故曰以道去國

小而迫

是序宜與蜂

君不用道

鄭語統叔恃勢鄆

傷怠慢之心而加之以會冒案此檜所好絜其衣

服

似鄆仲 逍遙遊燕

孟子所謂槃樂

而不能自強

於政治

二句似鄆仲急慢序以小迫示之則大夫

自強二大夫所深憂在茲若其去留唯義所在須

知二詩並以不言言之而一故作是詩也作詩以序並發其不言者以示之

羔裘逍遥狐裘以朝羔裘狐裘言其奢侈也其為奢侈至卒章發揮之逍遥翱翔言

其遊隨也以朝在堂言其豈不爾思三章三出是

不強於政治而事容觀也君之意在是

一句舊勞心切切去其君者似不思其君故曰豈

言不聽諫不行當國家危急之日素餐而無涓埃

君亦或感悟政厲則是非鄒仲也大夫忠厚似屈

原似孟子去齊氣象大賢之言行百世之楷式

適路寢以聽大夫之政二者禮同服羔裘按朝堂

者人君所盡力政治也而以容飾為心不近閭閻

居乎豈不爾思我心憂傷益於君何敢懷寵

毒婦之益於君何敢懷寵

居乎益於君何敢懷寵

豈不爾思中心是悼末句皆憂

其辭以三致意於思君

憂國之事非悻悻去者

羔裘如膏日出有曜卒章變句以敵前章而前章之

用羔裘澤如脂膏旭日相映曜然焜眩人目言羔

則狐白之美不俟言日出非遊燕之時此言朝服

而朝也唯其美澤至此則所用心可知不知國小

迫多憂以千金之裘逍遥翱翔寔何心哉左傳車

甚澤人必瘁此慶封所豈不爾思中心是悼末句

以滅亡也故大夫悼之

羔裘三章

素冠刺不能三年也主君大夫而作之是篇亦獨

周道列國所無檜詩亦美哉

○孟子曰不能三年之喪

庶見素冠兮大祥而縞冠素純黑經白緯曰縞素白

緇也純緣邊也自冠而衣而韠詩之叙

也是詩宜照前篇以求風之自不中不遠夫今之
人驕侈好絮衣服何能久素服遊燕不能自強何
能服三年棘人樂樂兮棘瘠也爾雅瘠病也字從
之勤乎棘人樂樂兮棘瘠也爾雅瘠病也字從
燕美食酬身何曾見是棘者乎呂氏士容論地
可使肥又可使棘棘者欲肥肥者欲棘注棘瘠也

勞心博博兮

爾雅博博憂也自博博而傷悲而蘊結詩之叙也

庶見素衣兮

疏云祥祭素裳而曰衣衣是大名曲禮兩手扱衣案以散衣例之疏得鄭意朱

注武

我心傷悲兮

大喪未畢而衣夫錦斷者多如之何不傷悲

聊與子同

歸兮

注子設人而呼之詩之辭也同歸言同志所歸在下行之無補益於民故曰聊以喻上之人行是禮而施之國家是謂詩人之志序所謂風刺

庶見素鞞兮

素裳則素鞞也以韋蔽膝也上皆屨服華裝君子庶見有既祥之服者自冠至

鞞三復不措豈得已乎

我心蘊結兮

都人士我不見兮我心苑結文意與此酷似

聊與子如一兮

詩人告其友曰世上絕無素鞞之子如一而不戴古禮耳雖無補於世道是禮不可不慎焉欲使有補於世道者慎是禮者洋溢於言

外矣詩人妙於風規如是舊說若得見之與子同心未善○同歸唯是同方也如一兩身為一也

素冠三章

隰有萋楚疾恣也

疾樂之反恣言多淫不忌也序首句曰疾是與東門之粉二也

廣辨則穉有茨東門之池下泉亦出上下重稱疾是篇獨也可見序以是示國人之心大疾上而有是詩
國人疾其君之淫恣
淫恣即猗儻
而思無情

愆者也

思寡愆而不耻色者也曰無情愆者因詩之三無也國人之心若是故君子吟咏之

以風焉序專示詩人之志至其辭是女子慕士之
寡慾慮色者也假女口微婉以風內壁多淫之
人其動人心之感亦綽約微達○檜人疾其君而
思他寡慾者苦毒極故也雖涉非義不獨民之罪

隰有萋楚猗儺其枝矢之沃沃

枝莖弱過一尺引蔓於草上而稱隰者以比人之
性柔年少色美而愿退寡慾內而不出者焉濕桑
之隰亦比樂子之無知也樂愛好也爾雅妃知儀匹
君子貞處樂子之無知也男而與女相知是匹也
女子悅男子寡慾者曰子實如隰中萋楚無知而
處我是以慕愛之不已也

隰有萋楚猗儺其華

詠草之柔弱夫美者家室之叙亦可味也知
所以風情慾淫恣也樂子之無家左傳子圍棄其
未家短折曰殤○慕猗儺矢沃則檜君之老嫗為
妃嬪所厭亦可知是詩試以宮少怨為題者男女

樂子之無家

大之沃沃

互親其無二三者人情也故言此以磯之然御溝
流得到人間非女子所宜言則君子詠國人疾君
而思無情慾者之情以風其上者聞之者能無戚
戚乎然宮女怨是博依耳首章所釋是正義也

隰有萋楚猗儺其實矢之沃沃

與沃叶未考○國語澤不伐矢注樂子之無室
艸木未成曰矢禹貢厥艸惟矢風桑柔同體唯韻楚
無家其意汎至無室而始瞭然矣愛人之無妻非
女子之辭而何邪若特說國人之辭樂字不妥詩
亦無味是規淫恣者故藉口於女子○朱注以為
賦然呼微草為子而曰無家無室不成說耳

樂子之無室

隰有萋楚三章

匪風思周道也

再興也思周道之國小政亂憂及禍難為
大國所滅亡也而思周道焉是詩去檜之亡不遠幽王滅
滅亡也周平王遂衰於是諸侯互以

力兼并周道不興
則小國無自保

匪風發兮匪車偈兮

賦也匪兕匪虎同格
發非風而發非車而偈

政亂而上下騷擾禍難將及故也當周之盛諸侯
撫封小大相保今也弱之肉強之食而君不脩其
政國勢人心如飄風

顧瞻周道中心怛兮

懷古而

道不復我無生命心為之怛怛也齊詩勞心怛怛
如奔車何以固國

匪風飄兮匪車嘒兮

小雅飄風發發集韻嘒疾也
聲如蜩如螗如沸如羹之意

顧瞻周道中心弔兮

懷

德而瞻印之曰顧瞻周道下泉念彼周京同豈
周之今日乎弔言中心自弔而已猶形影相弔之
語此無所告愬以心弔心也
左傳周公弔二叔之不咸

誰能亨魚漑之金甃鬲

鬲與也說文鬲大上小下若甃曰
鬲似合爾雅口魚我所嗜也

能治味者我為之漑濯其器矣周我所慕也苟有
西歸之人我亦就其德者矣君子之嗜周道如食

誰將西歸懷之好音

西歸西面

耳美唯食忘憂而
食無魚憂可已乎
其實言歸周道而興復之也懷言從而親附之也
好音言德音之美食我桑椹懷我好音革惡聲而
從美音也西歸之人不必檜國已諸侯苟有其人
則我將歸附其令德而免禍難矣前章之風也車
也聲之所厭者受以好音是辭之巧也思周道
故西歸亦汎然言之鄭曰仕於周朱曰歸於周今
周已衰又誰歸乎子產以將亡之鄭不屈大國相
業被後世亦唯以禮治也禮周道也鄭若出子產
即亦西歸之人也

匪風三章

檜國四篇

曹國第十四

蜉蝣刺奢也

曹詩不曰刺昭公刺共公蓋與檜詩

其危亡之禍是厚也去留異立其朝而不敢忌其危

亡之禍是厚也去留異立言異而其義則一也

昭公在位九年當惠王時國小而迫四字出魏檜

亡共公身囚地分無法以自守自守言已能守已

殆無以爲國也國也古文自守皆

也夫無以法自保守何以免侵削之憂好奢而

蜉蝣之羽

興也花蘭一例夏小正五月蜉蝣有殷陸

有翅能飛夏日陰雨時地中生案據夏小正秋生

水邊者非詩所詠羽猶蠡斯羽說說兮言羣飛揮

羽而自衣裳楚楚按小雅籩豆有楚傳列白此當

得也鮮整也蜉蝣不知其朝不及夕羣飛自適差

池其羽以興一羣小人不知其危急脩飾衣裳相

蜉蝣之翼

猶鴉羽辭也而前後之叙采采衣服多也朱

曰華飾白毛或有傳朱似臆說是詩之巧在第二

句每章轉換處則楚楚言美采采言衆固已了了

心之憂矣於我歸息息承日也說言且稅駕入也

息承日也說言且稅駕入也

息承日也說言且稅駕入也

息承日也說言且稅駕入也

此其叙葛生亦先處後息殷其雷先息後處是別
意是詩主無所依故曰不能處則且息若不能息
則且

蟋蟀掘閱

管子掘閱得玉蓋
言掘地始出也

麻衣如雪

以蟋蟀始出
羽翼新鮮與

麻衣且當暑而如雪有頃刻消滅之意
心之憂

矣於我歸說

在首章○呂氏云欲如楚申亥舍靈
王於家之為也案是說梗東萊未精序好奢任小
人釋上二句則詩汎然詠滿朝小人故未句亦汎

然著其將無所依之意而已詩之辭豈專指君而
直言之但詠羣小而君亦在言外耳世何曾有國
不守而君歸諸臣家之理乎

蟋蟀三章

候人刺近小人也

昭公流薛共公昭公子在位
五年晉語重耳

過楚成王引曹詩即候人
也是時共王立而十六年

遠君子

首章卒章有是
意故添一句

而好近小人焉

其遠因候人近因
下字不苟

彼候人兮何戈與祓

君子賤而在外是遠也周語候
人為導言候國迎送賓客者在

周禮上士下士為之疏云荷戈祓是候人徒屬也
得之蓋當時有其人而詠之猶簡字伶人○祓也
也戈秘六尺六寸

彼其之子三百赤芾

是詩已傳
播於諸侯

晉文公或據詩數衆軒者三百人欲戈祓在肩赤
芾在股可憐又可憎○首章言君子卑而小人貴
也卒章言小人熾而君子困也戈祓與赤芾朝濟
與季女文字顧眄映帶竝極其巧

維鷓在梁不濡其翼

興也鷓貪鳥其在魚梁雖翎翎
而立幾何不濡其翼乎以興小

人貪鄙瀆其服可後焉。○鵝似鵝甚大額下胡如
數升囊沈水食魚又以胡竭小水取魚飲乃吐吐
乃飲彼其之子不稱其服左傳豹聞之服美

維鷓在梁不濡其味

濡味甚於濡翼極言其貪鄙以
為興不遂媾亦既言破之辭愈

厲口鷓喙長尺餘

彼其之子不遂其媾

媾和好色

直且廣口中正赤

必不能全其君竈也濡翼濡味有覆公餗其形渥
之意○史記秦疑天下之合從媾乃可成也

蒼兮蔚兮南山朝濟

朝濟出鄘詩言虹也南山朝廷猶
朝虹橫天以比小人氣熾焉南山比朝廷猶

齊詩陰陽相子而生虹則小邪氣所蒸成嗚呼

婉兮孌兮季女斯飢

不指蠅蟻

朝虹幾何亦不濡
其翼之意存焉

是以飢也以此君子不附廉於羣小而樵悴焉上
二句自三百赤芾來而斯飢及應濡翼濡味可味

且是篇首二句以君子起末二句以君子結中間
十二句皆言小人昂貴可憎可鄙將覆將消

候人四章

鴟鳩刺不壹也

共公時朝無君子作事頗邪士民
不寧故陳古以風焉壹字貫通篇

詩之精

在位無君子

皆小

用心之不壹

也二句簡潔宜乎大田魚藻序合而窺序大體○
胡不萬年自後之辭也故無陳古文何其精微

鴟鳩在桑其子七兮

興也養七子如一以興君子之
於百姓唯一德焉少釋鴟鳩氏

司空也其以平均稱尚

淑人君子其儀一兮

則也

是篇上半二章言修身下半二章言治國
而脩身治國並以其儀一起之次章受之

其儀一

寫心如結兮

德行有規矩事有準繩一
德不易心如締結之

鵙鳩在桑其子在梅

古樹牆下以桑與下章例之梅亦以為藩欽陳詩墓門有棘墓

門有梅

淑人君子其帶伊絲

此言衣服之一也都人此言衣服之一也

沈可徵則當時衣服無常可槩見已

其帶伊絲大帶用素絲有

服不戴則民德歸壹觀於蜂蟻

其弁伊騏君正其弁帶以

對言是篇重在末句故先言帶

南面則羣臣北面宗之者見於言外以在桑在梅

興之故也○騏鄭公可從璆璆綦皆同皮弁之會

鵙鳩在桑其子在棘

七子皆在棘亦在其側而樂羣也非背飛而在棘或在梅或在棘也

荊棘所以為藩也

淑人君子其儀不忒

其儀施及卒章不忒乃一也女也不

爽士戴其行言不爽之為一也

其儀不忒

大學所謂足法而民法者諸本義也故特以

首章之說以儀理物天心也

正是四國

正邪之反即一也說

文正從止一以止注守一以止○據是句則蓋曹

先君有入為王卿士者而詠之欽不然猶鷄鳴之

鵙鳩在桑

第一句第三句通篇皆一而不變蓋尊一

歸於末

其子在榛

青蠅曰樊曰棘曰榛

淑人君子

正是國人

將言與誦之存於國人也故重而言其儀

詩之例須知四國在末句國人在第四句在末句

非意盡矣在中間者意未盡也故四國在末句對

年句着神而四字萬字都自一字算出來詩人之

巧正是國人胡不萬年此言國人至于今誦其意所指不同周語說詩曰萬年也者令聞不忘謂也古之君子一德正國人莫不欣戴奮奮相傳稱詠其義死而不朽盛德之事也故以是終焉若徒說願其壽考則四國之後却以國人取結斷不通

鵙鳩四章

下泉思治也匪風思周道下泉思明王賢伯亂極世民情欲使斯民曹人詩有周有郇故曰疾共公不久於塗炭也

共公十年齊桓卒自後無伯十一年晉文卒後十年而共公卒未知是詩何時作嚴粲云共公時晉文霸業方盛而文於曹虐矣

侵刻下民○侵坊本下

上有其字衍不得其所苞稂蕭著皆因於水下民別本皆無憂而思明王賢伯也曰疾十年侵刻蓋在是時歟

列彼下泉

冽从水寒也爾雅洑泉縣出縣出下出注水從上溜下也即下泉

浸彼苞

稂比也寒水浸田而未穀為稂也以比民憔悴於虐政焉○小雅不稂不莠稂非一種名凡穀為

穗不愾我寤嘆念彼周京寤歎唯寐忘之之辭大

成者薪契契寤嘆哀我憚人此是詩所本也則念彼周京亦周適如砥礪言出涕之意說詳於彼

冽彼下泉浸彼苞蕭

蕭以供祭祀焉蕭今著皆蒿屬故耦是詩人巧思浸苞稂是愾

嘆之大者故首出之而蕭而著是愾我寤嘆念彼

餘嘆所及至卒章又舉其大者

京周三苞皆此也然浸苞根無以自食一嘆而身既瘁矣能不念周京之民不飢不寒乎浸苞蕭無以供先再嘆而鬼神哭矣能不念京周之仁及死者乎

列彼下泉浸彼苞著

著以供先能無憂其後日乎哀我

人斯乎何從祿所居感於著也明王之民老身長子而曰我本分何占筮將來之有懷我寤

嘆念彼京師

念京師之民日飲食不虞後乎人可

以食鮮可以飽苞根之嘆也先祖匪人胡寧忍予

芄芄黍苗陰雨膏之

興也黍苗得陰雨之膏以成嘉

王澤焉○是章亦四國有王命微發之郇伯勞之命微發之

四國有王郇伯勞之

命微發之

事如謝邑經營者二字依舊思周京唯其後也竹書

昭王八年王錫郇伯命蓋郇伯有遺愛於曹者故特慕之也○前章三嘆使讀者心惓然悴矣讀而至卒章則恍然如春風來而移人意然膏以嘆不膏勞以嘆不勞一誦有餘愴者也

下泉四章

曹國四篇

宋魯無詩鄭公云周尊之不陳其詩是或然矣因案之齊詩止於襄公虞詩止於獻公而桓文無詩蓋亦尊侯伯也不然也論齊桓時也秦康陳靈並在晉文卒之後矣

毛詩考卷十三

毛詩考卷十四

豳國第十五

公劉始居豳豳之為豷風序無篇

示其義矣以逆暑迎寒祈年于田祖吹豳

雅以樂田畯祭蜡則吹豳頌以息老物鄭公以

三豳為七月蓋有所傳豳詩自首章至五章豳

雅六章七章豳頌卒章也蓋周公本戒成王以

豳公古風及立豳章用之隨事而變其音節而

雅頌之名立焉外七月而求豳雅頌不取也

豳詩本編齊國之次蓋仲尼定而真諸豷風之

後以與二南終始焉周公之豷王者之風也

七月陳王業也

不言周公周公遭變豷風在此以爲

札謂豷其周公之東乎古書

故陳后稷先公后稷

也豷公亦續祖

風化之所由所相承而致王業之

業者故云然

艱難也致馴致也周公身遠成王不能步其身故

子曰於七月見幽公之所造周也即言為王業之始符合○是序古雅絕妙寔聖賢之脩辭也

七月流火九月授衣火西流將寒之候也授衣言成衣而授家人

一之日皆日之唯二

二之日栗烈寒氣甚也

無衣無褐何以卒歲褐織毛為布也歲以夏正言之○幽風見大星

寒衣也

三之日于耜祭耒耜也一之日于貉同語法

月農緯厥耒初歲祭耒初歲猶初吉言立春也農夫皆脩東其耒立春君祭耒其禮正合周王執耜

四之日舉趾舉足而耕也

同我婦子翁媪之言也與五章

田畯至喜田大夫見而喜之著衆人之力田也○是章先

起結整然

結之齋章所謂幽詩是也然首章總通篇六意以舉之故六章七章既結而又起申言百蔬百穀民

七月流火九月授衣是章言女子蠶桑○女巧以禦

春日載陽有鳴倉庚夏

女執懿筐懿爾雅

遵彼微行行道也故

爰求柔桑求者桑芽

春猶穉故也

流火起與四章五章相愛

正二月有鳴倉庚○五十者衣

德之

日遲遲采繁祁祁

蠶殊早則求穉桑是稀耳今乃

也蓋釋是經者與傷悲緊接○或云蠶未

出煮繁沃之則易出或云始生以繁啖之

悲夏小正二月綏多女士故感春色而勞心曲也

公時君子行役亦有

之併而婉句取趣

而相用爾雅過筮逮也案過當作逝家語殆天之

未陰雨又曰丘迨得其為人殆迨也迨逮也逮逝

也唐風風噬字韓詩作逝在詩逝為助聲

七月流火八月萑葺

是章言女子蠶績也○萑葺傳

葺灌荼言為褚衣物故

聚蘆花絮是亦夏道

則失通篇之例故稱蠶月夏小正三月攝桑妾子

始蠶條言手撰其餘而折之摠小正說枝尚穉故

取彼斧斨以伐遠楊

斨斨通引也縮而采

本小正當亦一意

登孔也言受柄處

遠長也遠條之遠

者七月鳴鵙

起○少昊伯趙氏司至者故小正

月令五月書之然鵙鳴盛于秋幽雖寒其始鳴或

前此是主其盛鳴而促人言之非祀其始鳴蓋麻

事之

候

載玄載黃我朱孔陽

夏小正八月玄校

為公子裳

朱色殊美我將獻女公子言民心親止也婦人衣

裳連曰裳者只是謙辭也○左傳謂公女為公子

四月秀萸

是章言男子稼穡狩獵之事○四月麥秋

功故首提四月而五月而六月而

五月鳴蜩

良蜩

九月而二之日是起句之叙也

藏之候，禾之先熟者，可以收。九月在戶，避肅霜而

可以刈，粟斷，臺，虞，畜，藏物。十月蟋蟀入我牀下，於是納木稼，滌

也。前章其獲，句為人事，是章全。穹窒熏鼠，以下男

事，合三冬而詠之，與前章男子之外事分一之日。

二之日而詠之，相顧，眄成，辭。○農夫，栖，栖，不，逞，他。

牆壁多缺，壞至此，始休于家，故塞向墮戶，向又作

士，虞，禮，明，堂，位，凡，牖，皆，名，向，不，獨，北，出，此，禦，寒，故

傳曰：北牖，其實不必拘，戶亦不唯北戶，簾戶，織，荊

也。○上六句，三蟲，受以二句，四事，疏，密，相，協，嗟

我婦子，又為翁媪之言，以應首章，我曰為改歲入

此室處，改歲以首章卒歲例之二之日而改也，卒

况五章從來與四章相聯，操如一乎，馮說以十月

為改歲，正與首章佛。○以上五章所謂，幽詩也。

六月食鬱及棗，是章言果蔬畜聚及時之事也。○既

句五月也，鬱，疏，云，實，大，如，季，正，赤，而，甜，菓，本，草，注

實，與，葡，萄，無，異，小，而，圓，色，不，甚，紫，一，名，野，葡，萄

七月亨葵及菹，本草注葵菜，古人種為常食，為五

菹，夏用葵，菹，今不復食之，案士虞禮，銅

擊，陸，佃，引，齊，民，要，術，云，棗，全，赤，即，收，收，法，慙，而，落

之，為，上，案，爾，雅，載，棗，名，十，一，古，人，愛，棗，可，知，○八

月在宇，收藏之候也，故是章兩八。十月穫稻，自八

獲，至，此，畢，收，是，為，此，春，酒，以，介，眉，壽，疏云，凍時釀

句，主，春，酒，繫，之，按，是，春，熟，者，介，眉，壽，特，指，春，酒，養，老，也，上，五，物，不

必，老，者，之，食，末，句，食，我，農，夫，相，對，而，互，之，是，章，言

裁殖竭力及時食之畜之非
分老壯朱注賓祭殊覺蛇足
七月受之瓜甜瓜也小
正五月乃瓜是早熟者
也葉瓜即耳瓠委人職斂
芋禦冬之具案此亦畜瓠也
瓜不可訓擊剥棗本因小
落而取之之意陸之擊而落
疏云九月麻實初熟拾取以
拾厘厘耳妄意直是大麻而
張奮得種之說不足信此亦
注苦菜生于寒秋得夏乃成
而不實經冬不凋是飲鄭曰
非美菜則與樗對固有理然
非食品余不能安小正七月
也幽地晚寒則八九月茶猶
以為壯者衣物著也故與薪
樗比

七月食瓜
上段以六
月起故以六
月正八月剥
瓜之時

八月斷壺
小正八月
說曰畜瓜之
物注瓜瓠葵
凡畜聚之物
斷言就蔓斷
取○剥

九月叔苴
似未中
其田收獲
如疏說所
採茶
草

以取煖也樗臭而不堅故曰惡木茶與樗皆所以
禦壯者之寒壺也苴也語勢雖主農夫非分老壯
只是民食也成一舉而百珍皆具惡知幽公之
裁殖之儲畜之勞動而與民同食乎故周公主數
民食老壯之養
以結兩段耳
田畷之辭也小雅我取其陳食我農人亦自上之
辭也首章所謂同我婦子五章以嗟我婦子結之
所謂田畷至喜是章是句應之七章以嗟我農夫
結之田畷紀農幽公之故也籥章之析年于田祖
則吹幽雅以樂田畷為是故也幽風幽雅之所以
分確乎可言

食我農夫
茶樗禦寒以壺苴冬蓄
食農夫也曰我農夫者

九月

築場圃

是章言畢務築作之事也圃
蔬既成乃築場於圃以治穀

十月納

禾稼

小正十二月納卯蘇說曰納之君也王制歲
納于場皆通○凡穀連莖實謂之禾種曰稼斂曰
穡家語良農能稼不必能穡禾是農夫所稼故曰

上獻羔亦君祭蜡之祭自太古篇章用之蜡祭則
是必蜡矣蜡在十二月年順成則其國無不舉○
卿飲酒禮尊兩躋彼公堂三句言民皆升堂燕樂
壺于房戶間
館一例如御庫
黨序亦是也
豐復霜及時三務畢成羊酒勞民上下歡樂也此
所謂豳頌也周頌皆一章凌陰之祭陰陽之和民
務之成羊酒之樂萬壽之祝所以為頌也

七月八章

鷓鴣周公救亂也

前二章言昔日之勞後二章言
居東之勤都是救亂也鷓鴣陰

雨亂也恩勤綢繆救也拮
拮譙倫亂生而救之也
斯得而未知也秋詩之
所以為變故弁是八字
成王未知周公之志
十二字金滕舊
文故為字亦仍

舊序例
曰作
實使之惡武庚故以名篇警發成王以愬己志之
存王室也○焉字所以成小序體故添之

以遺王 亦作貽 名之曰鷓鴣焉 三叔流

鷓鴣鷓鴣既取我子無毀我室

比也鷓鴣入鳥巢而
擢其子去故其鳥曰

汝既取我子然無能毀我巢也以此武庚能誑誤
三叔而不能若王室何焉是既誅武庚之後則無
者非禁止辭○鷓鴣蓋惡鳥也
攬爾雅非鷓與鴣李時珍不古
恩斯勤斯衛子之

閔斯 武庚蠱三叔以叛其亂大然王室不動者我
閔我孺子恩恤之勤勞之故也爾雅鬻維也

迨天之未陰雨徹彼桑土綢繆牖戶

比也亦是鳥言
牖戶猶室家並

借言巢也周公比己先不虞之憂憂勤勞苦以經
營王室焉○陸云韓詩土作杜根也字林作鞞桑
皮也案疏云桑根在土
剝取其皮是說最明
今女下民或敢侮予 下民

庚也孔子引此章曰武庚惡能侮武庚昔為王元
子稱下民鄙之也猶殷小朕殷通播臣侮予言輕
侮王室也○前之比與後之賦一後之意後之比與前
之賦一意若相移而看之則猶興體焉

予手拮据

連卒章十句皆此也。毛意韓詩說文口足共為
而曲局也。疏失毛意。韓詩說文口足共為

予所捋荼

捋攫取也。荼與租則翟葦之
茗也。非茅秀也。允芎皆曰荼

予所當租

租禾稻也。漢書埽地而
祠。席用苴。租注讀如租。予口

卒瘁

卒辭也。瘁言飢渴也。我手病而膏揭其所勉
而捋者。是芳所勉而畜者是稟以經營室家
之故。不遑飲啄。我口遂渴而飢。所以然者。其心曰

曰予未有室家

前如

予巢未收。綴末可以安息也。是以手揭口瘁亦不
自覺耳。此比東征救亂為王室。曰予未有室家。前如
勤苦以慮萬全。猶昔日之志焉。曰予未有室家。前如
二章。既有室家也。有而曰未有。其亡其亡。繫于苞
桑。周公諸書多是意。所以定文武受命也。或因是

予羽譙譙予尾脩脩

通樂記曰。嗚殺之音。毛或據之
闕疏。脩似亦作消。消口上章為東土大亂。人心騷
動。故憂王室而手病口病也。是章為王惑於流言
周室將復有變。故羽殺尾脩。是周公旅瘁也。叔父
憂患於外。瑣瑣經年。成王雖惑。聞是惓態。能無戚
然。予室翹翹。一句忠切。成王能無凜然乎。叔父

予室翹翹。曰我室曰牖戶曰室家。曰予室。以比
王室。自白其志。存王室。以闢解王惑。異日成
王泣曰。昔公勤勞王家。豈亦有惑於詩歟。風雨
所漂搖。王家先陰雨。綢繆甚牢。叛臣之不敢毀我
侮予公之力也。今東土既寧。而王猶惑於羣小。使
公淹於遠。是昔者陰雨猶未已。又漂搖我室也。若
夫滂沱而周室無公。王誰與。予維音嘒嘒。故為室
救亂乎。此周公所以哀邇也。

予維音嘒嘒

故為室

夫滂沱而周室無公。王誰與。予維音嘒嘒。故為室
救亂乎。此周公所以哀邇也。

恐懼之聲告翫於王也爾雅恍恍懼也嘒亦同
家語東征之二年罪人斯得序亦無東避之事

鷓鴣四章

東山周公東征也不曰歸自東周公東征三年而

歸示東山所以為憂也前二章不帝旅情有怵惕勞歸士

尚繫故曰三年詩言其久因以周正年之

禮道不虛必大夫美之周公之大夫也周公以蔡

侯二卿故作是詩也美周公全師勞歸故抒其德

治事至狼跋其作在前進東山上錄與鷓鴣並而始終

歸周在一章言其先也雖危懼能二章言其思也

憂家之荒蕪也三章言其室家之望女也上半居東下半

瞻女字法同三章歸士有四章樂男女之得及

時也釋皆人之私情也故下文敷行之君子之

於人序其情而閔其勞所以說也代其人而陳其

於四牡采薇諸勞詩且刺淫者亦代說以使民

其人而吟詠情性詩之體則一致也

忘其死兌彖四句亦與是同蓋古有是成語歸

大眾果三年於外乎是不可知但王人若與勞則

了其唯東山乎七月鷓鴣聖制也而東山大夫作

色之義猶閨睡序盛贊美國史焉

我徂東山惓惓不歸

東土曰東山詩辭也或云軍屯必依山為固泥矣惓惓相用滔

我來自東零雨其濛

又有陰雨之寫

滔水流不已也淹滯不遇之意自見矣

我東曰歸我心西悲

在東

是蓋實事三章可味詩已

我東曰歸我心西悲

而思歸則

制彼裳衣勿士行枚

裳衣嘉服也行枚山器也叛人既誅

可以歸而不歸西悲則眷顧故御而自愛之心自

蝟蝟者蝟烝在桑野

蝟蝟考蝟桑蟲孤獨不羣烝久

也下同

敦彼獨宿亦在車下

敦專

下同獨宿曠夫也蠋以獨名故受之臥車下客中

之蠋是章不唯旅情有休惕之心所以為變風也或云歸途之歎大謨上天勤感天子感悟周公

之歸士踴躍而西其何歎之有

我徂東山惓惓不歸我來自東零雨其濛

每章皆奇

果臝之實亦施于宇

本草枯樓六月華七月實

叛國成王惑於流言而不得歸所謂遭變是也

伊威在室

因濕化生

町疃鹿場

町疃荒而如鹿

炤炤宵行

名炤炤張華

不可畏

也伊可懷也

亦可不懷乎不畏公也懷之私也以

公滅私人臣之義也棄親如遺亦非人也子曰於
東山見周公之先公而後私也蓋指是周公之訓
矣以上成王未悟征夫無歸日之時口淮南子規
孟賁之目大而不可畏言無可畏也語氣自別畏
之不可也懷之可也所謂先公而後私者通篇陳
婦士之私情故於是句發先公之義矣

我徂東山惓惓不歸我來自東零雨其濛

時自此二章始來自東之事上二章
句應上二章下二句應下二章
言之我來二句始為實境故也將雨則蟻上垤鶴
乃鳴鶴之所鳴不必於垤但垤亦將雨有閑故
成辭如是朱子鶴食婦歎于室此婦士意中之事
蟻之說古書有微乎婦歎于室天有雨色唯我婦
當憂是滂沱云爾舊說語酒婦穹室我征聿至我
意不貫非說詩之法耳
為我婦室日瞻望以為我行而歸至亦不遠矣曰
至曰至眼既穿歛其雨其雨能無歎乎四句皆婦

士推妻心而言之宜求語氣而味其妙舊說斷斷
我字亦不德所謂室家望女因夫所推而繫辭也
有敦瓜苦敦專獨貞乾其靜也專與翕反應毛義
語法言苦匏也

烝在栗薪烝又也栗薪同口二句受聿

至字而賦婦日之事也婦士至家見林園之不華
舊觀而喜曰昔日之懷安也瓜栗且如是三年之
父亦是一日耳然而曰苦曰栗自有苦辛戰栗之
意以寫夫婦兩心怵惕多年之苦焉一以久濶相
慶一以告况相吊寬結三歲夫婦悲喜之情模寫
盡矣口此非此體只是賦中之寓意蒹葭伐木亦
一自我不見于今三年夫從行者死生之分未可
知矣其勞心悲酸如何邪一且俄然再見天日室
家相視若過再生之母其舊如之何是四句應

我徂東山惓惓不歸我來自東零雨其濛

論東山之亡

是句也零雨之濛亦為一場昨夢猶繫倉庚于飛熠

耀其羽時物取興熠耀鮮明也當亦取是義名之以

反應零雨之濛持曰熠耀凶論上半苦景三章鸛

垓瓜栗尚有餘感至此興於倉庚俄而如宿霧消

滅而春之子子歸皇駁其馬以倉庚飛而其羽燁

然興新婦之婦車馬爛然焉親結其綺爾雅婦人

綺言衣小帶也親結言女自結之也士昏禮主人

親說婦之纓纓綺也婦親結之夫親說之親字

九之十之言盡裝其新孔嘉其舊如之何樂莫樂

也親字被及是句其新孔嘉其舊如之何樂莫樂

樂其新之嘉固也然悲莫悲兮生別離况浮雲掩

日風雷未震征夫畏其家之為儲怨女哀生離之

將為死別三年之久寢食皆廢人生之苦荼毒極

矣家有老幼者則兩地相苦惱不唯為仇儻故是

行是會唯舊婚有不勝其歡喜者故曰如之何言

路絕之謂也未結一句通篇精神之所棲以大歡

喜之辭吐盡昔日之大苦惱者也

東山四章

破斧美周公也周公之變起自四國故以破斧為

作幽風言七月也它附**周大夫**周公之大夫也從

周公變風併稱幽國**周大夫**周公之大夫也從

同**以惡四國焉**四國蓋三叔及殷也淮夷徐奄不

不言淮夷徐奄首毀周公者三叔而武庚實喉之

故大夫惡之也多士多方皆以是說通焉是一句

所以示詩之為變風下三篇亦懸是說通焉是一句

者說幽如二南迷亂大體何足與言詩乎

詳字許欽
本書ノマ

是句者勞婦士之本意在此故也
君庚于飛熠

熠其羽時物取興熠耀鮮明也當亦取是義名之

反應零雨之濛持曰熠耀論上半苦景三章鸛

垓瓜栗尚有餘感至此興於倉庚而如宿霧消

滅而春黃白曰皇駟白曰駮

天窈窕之子于歸皇駮其馬以倉庚飛而其羽燁

然興新婦之婦車馬爛然焉親結其綺爾雅婦人

綺言衣小帶也親結言女自結之也士昏禮主人

入親說婦之纓纓綺也婦親結之夫親說之親字

二經相符曲禮詳嫁纓內則衿纓是也九十九其儀

舊說其母親自結其綺於辭大不安九十九其儀

也親字被及是句其新孔嘉其舊如之何樂莫樂

樂其新之嘉固也然悲莫悲兮生別離况浮雲掩

日風雷未震征夫畏其家之為儲怨女哀生離之

將為死別三年之久寢食皆廢人生之苦荼毒極矣家有老幼者則兩地相苦惱不唯為仇儻故是行是會唯舊婚有不勝其歡喜者故曰如之何言路絕之謂也未結一句通篇精神之所棲以大歡喜之辭吐盡昔日之大苦惱者也

東山四章

破斧美周公也周公之變起自四國故以破斧為

作幽風言七月也附周大夫周公之大夫也

同以惡四國焉四國蓋三叔及殷也淮夷徐奄不

不言淮夷徐奄首毀周公者三叔而武庚實喉之

故大夫惡之也多士多方皆以是說通焉是一句

者說幽如二南迷亂大體何足與言詩乎

者說幽如二南迷亂大體何足與言詩乎

者說幽如二南迷亂大體何足與言詩乎

者說幽如二南迷亂大體何足與言詩乎

者說幽如二南迷亂大體何足與言詩乎

恤之也。民皆免。六極而歸。五福。此謂哀恤之休也。舊說曰：嘉善也。休美也。余所未安。

破斧三章

伐柯美周公也

言成王惑於流言故伐柯九戩次之

周大夫刺朝廷

之不知也

在國風不可謂刺成王也。故汎言而稱朝

伐柯如何匪斧不克

也。伐柯者依然用其斧以比賢如何匪賢不克焉。爾雅

匪媒不得

也。左傳唯善故能舉其類。非斧不克。知宜就其人而咨謀之。猶非媒不得妻焉。曰不

伐柯伐柯其則不遠

也。其則近在手。中柯一睨可知。以比以賢見賢則賢者可知。

我覲之子邊豆有踐

賦也。受不遠言之曰。以我觀於周公。其於小禮儀之

焉。間亦知其動容。周旋為盛德君子。不必待其昌言。偉行也。○白華申后。稱幽王曰。之子是稱。經而等也。或云之子指廷臣。刺其事。邊豆未務。而不知聖德。案九戩可併考之。子非周公。二篇所美。何在。

伐柯二章

九戩美周公也

九戩唯刺其不知。九戩悲公之不知。歸。

周大夫刺朝廷

之不知也

序法儼然。二篇相耦。故序亦同。辭。然婉而成章。

九戩之魚鱒魴

比也。九戩數罟也。鱒魴名魚也。以比

城也。九言其囊多也。郭璞云。今之百囊罟。孫炎云。與所入有九囊。○鱒魴二魚。比周公猶魴鯉。此文。姜。我覲之子衮衣繡裳。言魏然於大變中也。一著其德。容堂堂。不可以患難。

鴻飛遵渚

興也受上而詠水景鴻之飛而公歸無所

動焉一著其威嚴神明可以位冢宰正百官焉前
篇言其小者却為極贊此乃直極贊其大者
歸上添雖字者○中二章酷似漸象余舊考云初
六鴻漸于干小子厲有言于即渚也鴻遵渚無離
于戩乎故危不安也以興公歸於女信處女者同
無所焉厲有言即羣小之讒也於女信處德相呼
之辭也東土既寧公可以歸然王惑未解故同德
相言曰公今雖歸無所姑且於女以待時而已
鴻飛遵陸公歸不復陸高顯故興公今雖歸不復其
於水面遵陸亦其所欲也公則否故於興為反體
○舊考云九三鴻漸于陸夫征不復九三進六四
非嘉耦故凶以興公不復其位焉陸非於女信宿
水鳥所安今案本文明白不必備易於女信宿
信宿淹於信處是辭之道也以見公之歸未可以
日月算焉公固有安宅而曰於女有爰居爰處之

是以有衮衣兮

或治之予何言哉言周公既有衮衣

意亦詩中之情況使衮衣繡裳之人如旌瑣瑣無
所庇者是詩之妙寫真景處王室未安周公能一
日寧居於東乎孟子謂舜不頑父母如窮人無所
歸周公之心亦因是詩闕之其猶窮人歟
繡裳可謂歸而無以我公歸兮使衮衣之人久於
立廟堂本位也

九罭四章

狼跋美周公也

美周公之盛德故以終之且是篇

憂風而復諸正於是乎在焉則亦所以周公攝政
終幽風也唯文仲子可謂能論幽風矣周公攝政
遠則四國流言近則王不知戩所刺周大夫

美其不失其聖也

是亦惱惱不滯之時作也曰流

狼跋其胡載蹇其尾

此也老狼領垂胡進而躡胡怒

不失其猛也以此周公遠

公孫碩膚公孫周也

近有難而不失其聖焉

碩膚言寬弘

大度也膚大出六月傳

左傳衛康叔子康伯曰

王孫牟是詩本作王孫

及大師編豳風乃改為公

孫亦不可知周公入豳國

則是豳公之末孫也豳

詩有公子公孫甚協破斧

曰周公伐柯曰之子九

豳曰公此曰公

受狼之進退而言公坦

孫是辭之變也

赤鳥凡凡蕩蕩動容周旋不改其

常也凡凡未詳說文引作擊擊

案爾雅擊厚也說

文擊固也郭璞曰擊然厚貌

揅是則義可微觀

狼蹇其尾載跋其胡也

退而踏尾則怒而進跋則怒而退

則又踏踏則又進須知反其句

公孫碩膚德音不

重載字以著進退不失猛之勢

公孫碩膚德音不

瑕

大變之間泰然而其德無一闕也此受狼之不

狼跋二章

豳國七篇

魏豳並七篇
檜曹並四篇

七月

鷓鴣
東山

破斧

伐柯
九戩

狼跋

